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艾伦 文质彬彬 刘明孚 半张

主编：微言 冯玉 艾伦

执行主编：文质彬彬

执行编委：半张 习军

责编委：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 (文学评论)

梁 娜 nakapitany@yahoo.ca(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 (散文类)

杨 柳 willowyang0@icloud.com (小说)

孙 玲 lingsun9668@gmail.com (剧本)

飞 刀 微信 wxid_v6ef15aqexci22 (传统诗词)

唐艳艳 yanzhoutang729@gmail.com (新诗)

千 雅 007001syy@gmail.com (新诗)

竹 笛 jdwong80@gmail.com (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 (诗文诵读)

古 中 koshogao@gmail.com (书法)

刘 德 grand_east@hotmail.com (绘画)

谢孝宠 jsztcpv@126.com (大词派会员各类作品)

邵 丽 13336023224@163.com (大词派会员各类作品)



加华文苑 第 66 期 2026 年 7 月 1 日

目录

[文学评论](#)

[散文](#)

[小说](#)

[诗词联赋](#)

[新诗](#)

[译丛](#)

[诵读](#)

[书法](#)

[绘画](#)

【文学评论】

喜读《小婉》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不久前长福告诉我，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即将付梓，嘱我写些文字，我由衷地为他高兴。长福是个精力旺盛、勤奋好学的人，他不仅在加华笔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笔会各项文化活动的筹备和各项线上线下活动的主持，还在其他一些表演、朗诵、公益、商务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不忘初心，抓住空余时间投身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均有涉猎，写作水准日臻成熟。这部《小婉》即是他小说创作成果的集中体现。

翻看了《小婉》的主要章节，深感这是一部具有现实关怀与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小婉的经历，真实描绘了疫情期间海外留学生所面临的心理重压、家庭变故、情感困惑以及求助无门的无奈，展现出他们在逆境中的脆弱与坚韧。近年来，低龄留学的现象日趋普遍，然而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面临的心理健康、社交适应与安全保障等问题却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小说借小婉的成长经历，促使家长和社会反思：送孩子出国是否真的意味着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孩子离乡去国后，社会与家庭如何给予他们更完善的支持与保护？小说结尾处，小婉的内心困惑发人深省：留学究竟是通往更好生活的途径，还是一场没有归属感的漂泊？小说讲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也折射出作者对于时代背景下留学潮背后的深层次思考。

作者长期担任某青少年关爱基金会负责人，亲身参与或协助相关部门帮助留学生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使他有幸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一群体的真

实状态。小说主体故事及许多细节，显然源于对留学生生活的真实记录与深切理解，使故事发展逻辑自然顺畅、情感真挚，人物塑造真实可信。

作为小说创作的首部结集，《小婉》标志着作者由社会现象的观察者向记录者、思考者的转变。他以文学之笔承载现实之重，使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感染力，更具有社会关怀的现实意义。也体现了作者文学之路上的厚积薄发，无论是对现实疾苦的凝望，还是对青年命运的体恤，皆体现出作者以文写心、以心写人的创作初心。

这部小说曾在加华笔会会刊《加华文苑》小说栏目连载，点击率颇高，获得海内外文友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可以说，《小婉》是长福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未来更多有社会价值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愿他以此为始，继续深耕现实题材，创作出更多具有思想温度与社会价值的佳作。愿他在文学的山路上愈走愈高，愈写愈深，不惟记录所见，更敢追问所思，以文字照亮他人与自我的人生。

2025年4月6日于温哥华

记与忘之间，一个人的位置

——读李娟

杨苗燕/多伦多



【作者简介】杨苗燕，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编辑出身，曾执掌广东《当代文坛报》。尝试过文学批评和影视创作。90年代曾荣获广东鲁迅文艺奖（文学批评类）和国家飞天奖（长篇电视剧类）。现旅居加拿大多伦多。

读到李娟，是2018年回国的时候。

任出版社长的老同学送了我几本新书，其中，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一个陌生的遇见。听说此书获了不少奖，加上年纪渐长，对非虚构的书越来越有兴趣，便毫不犹豫地装进了行囊。

真正读完，是新冠肆虐的那些日子。

1. 向日葵地里的母亲

那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大漠戈壁，粗粝贫瘠，茫茫向日葵地，孤独而坚韧的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耕作、劳累、困顿、煎熬。这种让人想想都无法忍受的生活状态，怎么在李娟笔下可以写得那么美？

她的叙述是淡的，语调是缓的，却有一种力量，直捣你的心窝。你感受得到她的悲伤，甚至悲壮，但在这底色里，她注入了明亮和活力。那些绚烂的、活了又死、死了又活的向日葵，就是这种力量最好的象征。

读这本书，我忽然想起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语境，但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对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梭罗走进瓦尔登湖，是在告诉你：你有权利决定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推着走。李娟的母亲当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选择，她是被抛在那片戈壁上的，别无他处可去。但她在那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俯身、每一次播种，又何尝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主动——在没有选择的处境里，仍然选择了如何面对。

那种简单而纯洁的心灵，那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凝视，梭罗与李娟之间有着某种深处的契合。区别在于，梭罗是哲学家的清明，李娟写的是一个普通女人的清明——没有理论，只有双手，只有土地，只有一季又一季不知道会不会丰收的向日葵。

但如果只停留在“土地的诗意”或“坚韧的赞美”，仍然没有触及李娟真正重要的东西。

在这片戈壁与向日葵之间，更深的一层，是一种对“不可承受之物”的日常化处理方式。所谓不可承受之物，并不只是贫穷或劳作本身，而是那种持续性的、没有出口的重复：风沙、孤独、失衡的时间感，以及生活本身不提供任何解释的沉默。在这里，她用极度日常、甚至粗粝的语言，悄然解构了苦难的宏大叙事。

作者写母亲赤身在葵花地里劳作：“于是整个夏天，她赤身扛锄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黧黑，和万物模糊了界线。叶隙间阳光跳跃，脚下泥土暗涌。她走在葵花林里，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啊……她没有衣服，无所遮蔽也无所依傍。”

在这样的世界里，“活着”并不是被赋予意义之后的结果，而是一种不断将重量转化为动作的过程：播种、弯腰、收割、再次开始。意义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承受之中被一点点磨出来的，她将生存重负拆解为充满生命力的日常细节。

李娟写的，正是这种“没有解释的承受”。

2. 外婆在忘 李娟在记

几年后，读到《记一忘二三》，那个在《向日葵地》里只是背景的外婆，忽然成了主角。

这一次，李娟面对的不是荒野，而是另一种荒芜——外婆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她忘记了人，忘记了事，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有时甚至忘记了李娟是谁。那种失去是不可逆的，安静的，像沙漏里的沙，你看着它流，却什么都做不了。

李娟没有正面写痛。她写外婆藏东西、怀疑邻居、把她认成陌生人，写那些荒诞的、甚至好笑的瞬间。《过年记》、《挨打记》、《爱情记》……一桩桩日常的芝麻小事，被李娟用近乎顽童般的幽默熬煮得热气腾腾。若不了解她生活的

底色，读到此处大概只会笑岔了气。然而，当目光穿透那些荒诞而轻盈的字面，我却无法再笑得没心没肺——那分明是一颗极度敏感的心，在用笑声掩着字面底下的悲怆。

她说：痛苦，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

正是这种轻盈，让悲哀来得更重——我笑着笑着，忽然就想流泪。

李娟把外婆留在文字里，留在那些外婆自己已经记不得的细节里。写作在这里不是表达，而是一种守护。

但“守护”这个词仍然略显温和。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对消失过程的抵抗性记录。

外婆的遗忘并不是事件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不是“失去某段记忆”，而是“记忆这个系统本身在缓慢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不再只是保存过去，而是在一个不断坍塌的系统中，临时搭建出“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因此，每一个看似轻松甚至滑稽的片段，都带着一种隐秘的反作用力：它在对抗一种正在发生但无法被阻止的消失。李娟的书写，本质上是在不可逆的流失中，为“曾经存在”留下最笃实、最密集的证词。

3. 主动的遗忘 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李娟书里有一种东西，第一遍读容易忽略——她有时会主动选择遗忘，或者说，选择不与记忆纠缠。这种疏离不仅体现在情感记忆的放手上，更体现在对外部宏大秩序的主动退却。

《野猫记》里，曾经养过的猫长大后纷纷离家。她写道：“亲密终成陌路。”但随即补了一句：“谢谢你忘记了我，谢谢你变得和我毫无关系。”这不是无奈接受，而是一种放手之后的安放。他说：“就算不是他们抛弃了我们，我们也会抛弃他们。”原来，没有关系，也可以是很好的关系。

而在《过年记》里，她写自己始终无法与过年建立关系：“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我的幸福只有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秩序没有一点关系。”这是对集体记忆的主动疏离——我不参与你们的共同记忆，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这种主动的遗忘，与外婆被动的失忆，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外婆忘记，是因为时间拿走了她的记忆；李娟选择不记，是因为她明白有些东西抓住了也没有用，不如放手，轻装上路。

但这种“选择遗忘”的清醒，也并非始终稳定，它更像是一种在承受过多之后的自我调节，而不是一种完全可控的姿态。这里又回到了梭罗的那个命题——你有选择的权利。外婆没有选择，她是被遗忘带走的；李娟有选择，她选择了只留下滋养内心的东西，其余的，让它随风去。

4. 在重量里寻找光

从《向日葵地》到《记一忘二三》，李娟写的处境不同，但她凝视生命的方式是一致的。

母亲被生活的重量压着，仍然俯身耕作；外婆被时间慢慢抽空，仍然活在此刻的每一秒感受里；李娟自己，则在记与忘之间，找到了一种与生命共处的方式——值得记的，用尽全力记；该放下的，谢谢你，然后转身。

但这并不是个体经验的差异，而是同一种生存结构的不同形态——人如何在不可承受之物中继续存在。有些重量无法卸下，比如衰老、消逝、遗忘与贫瘠；它们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但人在其中仍然会寻找一种可呼吸的方式：把无法承受的现实，转化为可以继续行动的日常；把无法解释的命运，转化为可以被讲述的片段。在这个意义上，李娟写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位置，而是一种更普遍的处境：人如何在不可承受之物之间，仍然继续生活。

李娟并没有给出答案，她知道没有谁能够真正战胜贫瘠、衰老、遗忘与离别。但写作仍然重要，因为它让人得以在消失到来之前，看清自己曾经怎样活过。于是，记忆不再是为了留住什么，遗忘也不再只是失去什么，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命的边界。在记与忘之间，她不问因由，只是写，只是记，并由此找到了自己站立的位置。

【散文】

家住抚河边

寄北/温哥华（加华笔会新会员巡礼）



【作者简介】寄北，本名陈红韵，江西临川人，现居加拿大温哥华。诗人、作家、翻译家。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于海内外中英文媒体及多种选集。著有《你知道怎么爱吗？》等。1991年起从事文学翻译。其散文、短篇小说在北美多次获奖。

抚河，江西赣江的一脉支流，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名人，像王安石，像汤显祖，像晏殊，像曾巩。我对抚河的感情却全然与这些名人无关，只是每当自己不够自信的时候，就把这些大名请出来，吓唬吓唬人（笑）。

从零岁到六岁，家就住在抚河边。把后门打开，沿着石头砌成的斜坡往下走，就到了河里。河水清澈如镜，数不清的小鱼在里面追来逐去，一点也不怕人。常常是我的小腿肚子被它们当成了鱼食，赶也赶不走。天热的时候二姐和我每天都要在水里玩半天，我们一人一边扯着毛巾的两头，蹲在水里一动不动，专等小鱼游进毛巾里，然后飞快地将毛巾提起。从来连小鱼的影子都没有抓到过，我们却总是“屡败屡战”，怎么玩都玩不厌。还有一个游戏，也是每次必玩的，就是在水上漂。那时还不会游泳，只知道让双手双脚四平八稳地伸好，躺在水里，眼睛往上看。天总是很蓝很蓝，云总是很白很白。一会儿我们就从上游漂到了下游，于是爬上岸跑回去，再来。

打开家的前门，如果往上走几步，就是一座横贯东西的文昌桥。白天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流，熙来攘往的，好不热闹，晚上却成了街坊邻居的天下。夏天的屋里闷热难忍，桥上则是凉风习习。于是家家户户都把竹床搬到桥上去乘凉睡觉。一时聊天的、打牌的、唱戏的、讲故事的，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两个姐姐和我这时便从众人的陶醉里溜出来，偷偷跑到桥中央，学着旁边几个大哥哥、大

姐姐的样子，坐到了两边的栏杆上，小小的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冒险的激动和快乐。坐在上面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水里去。

六岁还没过完，家里却发生了巨变。父亲含冤被关，母亲被发配到离城六里地的山村去劳动改造。从此的我不再是白日桥头的看客，而是那苍白疲惫的人流中的一员。有时是二姐和我一起到城里来买米买油，有时只有我一个人给关在牢里的父亲送吃的。那个夏天的烈日常常看到我们迈不动的步子。不过，也有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有一次走到桥中央，上游突然涌出一大队竹排，一个接一个，长长的一大溜，煞是威风。当竹排渐渐漂近，我惊奇地发现上面还搭着帐篷，帐篷外有人正生火做饭。仔细看时，那做饭的原来是一个小男孩，跟我差不多大。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不知怎么想起来向他挥手。他见了，也拼命挥起手来。竹排穿过了桥洞，我也跑到了另一边，我们就那样一直挥着，直到他的影子变成一只小蚂蚁。

后来发现在上游乘渡船，可以少走许多路，于是我成了老艄公的好朋友。没有别人的时候，他就教我怎样撑船。我最喜欢的还是坐在船沿，把双脚浸在水里，让水丝绸般滑过，凉飕飕的，好舒服。可是人总有旦夕祸福，我那双两个姐姐都没穿坏的凉鞋，早不坏晚不坏，就在过河中心的时候，一根鞋带断了。于是我穿着一只凉鞋，光着一只脚，一边难过，一边飞也似地跑回家，因为脚下的每一寸地都热得发烫。父亲被放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了一块木板和一根旧皮带，为我做了一双木屐。我穿着，“叭嗒叭嗒”地走在月光下的青石板路上，直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鞋了。只是这一穿，就走出了抚河。

八年以后得以回来，心里就是那种老朋友再相逢的感觉，高兴坏了。每天我都起得绝早，到河里去汲水。抚河水总是温柔地在我的脚踝边滑过，打个小水圈，然后像个羞涩的小情人，莲步轻移地融入了绚丽无比的晨曦里。每一次我站在水里，看着四周逐渐苏醒的一切，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动。有一天我忽然想，达·芬奇有一个举世无双的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醉倒了无数的看客。我也有一个蒙娜丽莎，就是这条抚河。无论看多少眼，都看不够，看不透。

离家的日子，抚河便汨汨地流在了父亲的来信里。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描述着抚河的一举一动，包括端午的赛龙舟是怎样的热闹，新建的河心公园是怎样的好玩，暴雨引发的大水是怎样淹了不少的房子——但上游也漂来很多碧绿的西瓜，成就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捞运动，妈妈还买到不少因浸水而处理的便宜货，等等，等等。

出国五年后第一次带了两个儿子回国，公共汽车在抚河的那座大桥上停了一会儿。我的目光投在抚河上，便再也收不回来。阳光下的抚河遍罩温柔的银光，河面上有好几只小鸟蜻蜓点水般地任意嬉闹，河心则有三四条小船不急不缓地荡漾着。岸边的一排柳树，颇长的枝条一直垂到水里，绿了一大片水域。五年了，抚河简直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从前的黄毛丫头却早已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故乡是怎样一个永恒的概念啊！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流了出来，怎么止也止不住。

于是，带儿子去河边玩便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差不多每次我都得连哄带骗才能把他们弄回家。可还乡的喜悦转瞬即被即将踏上归程的离愁所替代。最后的几天，我发疯似地拍照片，一卷又一卷。下意识里，我肯定是想把家乡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加拿大来的。

回到多伦多后，在一大叠照片里挑了一张出来，让照相馆印了两个放大的拷贝，一个寄给父母，一个挂到了客厅里。照片上，小儿子穿了一件红黄两色的新衣服，裤腿卷得高高的，在河心的一个沙洲上做他的城堡。他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被波纹嬉戏着，在太阳下发出明艳的亮光。那天是我们姐妹六个和弟弟一起租了一条船在河上划着玩。沙洲上还有几棵小草，很新很鲜地长着，与岸边的柳丛相映成趣。而不远处的两条旧乌篷船，一前一后地停在绿荫里，毫无声息，给人一种被魔力镇住了的感觉。

朋友看了照片，总要做惊叹状：“真美啊！”

后来我渐渐明白，真正让我念念不忘的，也许并不只是抚河本身。

是河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是文昌桥上的晚风，是竹排上那个与我遥遥挥手的男孩，是父亲亲手做的木屐，是一封封从故乡寄来的家书，是少年时赤脚奔跑过的滚烫土地。

许多年过去了，我从抚河走到赣江，从赣江走到长江，又从长江走向大海，最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安了家。一路上见过无数河流：圣劳伦斯河的辽阔、菲沙河的浩荡、温哥华海湾的深蓝。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最先浮上心头的，仍然是那条不宽不窄的抚河。

它像一位沉默的母亲，从不追赶远行的孩子，却始终在原地等待。

而我知道，无论走得多远，生命里总有一部分会永远停留在那片河水里。那里有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正躺在河面上仰望天空。天很蓝，云很白，河水缓缓流淌。她不知道未来会经历多少风雨、离散与重逢，只知道眼前的世界无边无际，而抚河正在轻轻托着她。

就像这些年一样。

“真美啊！”

是的，美丽的、温柔的，总让我莫名地感动的——我的抚河。

希望的马拉松

徽鹰/卡尔加里（加华笔会新会员巡礼）



【作者简介】徽鹰，九六年移民加拿大，在卡尔加里的医院里工作。喜欢长跑、读书、写作。已完成15个马拉松，其中包括世界六大满贯马拉松赛事中的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柏林马拉松。写作方面，在网络和地方华文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代表作《墙头那碗馄饨》。

泰瑞·福克斯(Terry Fox, 1958年7月28日—1981年6月28日)在加拿大是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他因患骨癌于1981年过早离世，终年还不到23岁。如果不是因为患骨癌，他会像同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在享受生活的酸甜苦辣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泰瑞原本是个极普通且有些害羞的年轻人。他酷爱篮球，曾在中学和大学担任篮球队队员。1977年3月，他因右膝疼痛被诊断为骨肉瘤(一种青少年常见的骨癌)。医生为他做了右大腿截肢术，并拟定了一个十六个月的化疗方案。在医院化疗其间，泰瑞获知由于癌症研究的进展，他将有百分之五十的存活希望。但倘若是在以前，他的生存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他深深地为癌症研究的进展而振奋，感激癌症研究给他带来的生存希望，同时也为医学研究缺乏经费而愤怒。

在看到医院里其他癌症患者一个又一个痛苦地死去后，他决心要为癌症医学研究募集资金。于是他提前结束了化疗，开了一个被称作“希望的马拉松(Marathon of Hope)”之旅。他计划每天跑一个马拉松，从东向西沿着公路跑步横跨整个加拿大(总共约8000公里)，以此激发人们对癌症研究的关注，并计划募集一百万加元给加拿大癌症研究基金会。他随后写信将这一计划告知了该基金会，同时又向商业公司申请资助。结果他从福特汽车公司得到了一辆旅行车；帝国石油公司(Imperial Oil)愿意为他的旅行车沿途免费加油；体育用品爱迪达诗公司(Adidas)则捐赠了他跑步用的所有跑鞋。

他的“希望的马拉松”之旅始于1980年4月12日。这一天他来到加拿大东部靠近纽芬兰省圣约翰市的大西洋海岸边。他左脚站在岸上，右腿的假肢站在

大西洋海水里。他装了两瓶海水，计划将其中的一瓶海水在他到达加拿大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市时倒入太平洋。风雨无阻，一天一个马拉松。



（本文的照片来源于 Terry Fox Foundation, 特此致谢!）

一开始，他的“希望的马拉松”之旅并不是很顺利。除了狂风、暴雨、下雪等恶劣的天气外，捐款额和关注他跑马拉松的人并不多。另外还有交通警察的干预。在到达魁北克省时，他因不懂法语而遇到了很多麻烦。更令他恼火的是有的司机因为他跑步占据车道而试图将他挤下公路。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六月二十二日在他到达了蒙特利尔即跑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时，他已筹集到了大约 20 万加元。

泰瑞的行动感动并引起了一位旅馆连锁店董事长的关注。他就是夏普先生。他的儿子就是不久前死于癌症的。他决定除了提供泰瑞一行人在他管理的旅店食宿外，还许诺泰瑞每跑 1 公里他就捐 2 加元给癌症基金会。另外夏普先生还说服了近 1000 家企业也去捐款。有了这么多企业捐款，泰瑞大受鼓舞。六月底当他到达安大略省边界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国家级明星。他不仅受到了数千人的夹道欢迎，而且还有铜管乐队演奏。警察甚至在公路上为他引领开道。七月一日是加拿大国庆节，他到达了首都渥太华。他不仅受到了加拿大总督和总理的接见，还成为重要体育赛事的嘉宾。七月十一日当他到达多伦多乃森·菲利普广场时，有多达 1 万人在广场欢迎他，并和他一起跑。当天他就筹得 10 万加元的资金。随着泰瑞的渐渐出名，他出席的筹款和演讲活动也越来越多。只要能筹到款，他就会不辞辛劳地奔赴各个场合。同时他也期望每个加拿大人能捐出 1 加元，这样他最终就能够募集到 2400 万加元(当时人口正好是 2400 万)给加拿大癌症研究基金会。

泰瑞继续沿着安大略省向西南方向跑，人们的捐款象雪花般地飞来。但每天一个马拉松的体力消耗，使他的身体始终处于疲惫状态。这导致了癌症的进一步扩散。到了八月末，他常在早上还未开始跑步时就感到乏力。九月一日在雷电湾（Thunder Bay）附近，他因咳得厉害并伴有胸痛而被迫停下来休息。接下来的几英里跑让他感到气短和胸痛。他只好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肺部。第二天，泰瑞带着泪花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已经进行了 143 天、共 5373 公里的马拉松跑步募捐活动。不过他拒绝其他人的替代，坚持希望自己以后能够跑完全程。这时他已筹集了 170 万加元。

他在住院后又进行了多个疗程的化疗，但癌细胞在进一步扩散。1981 年 6 月 19 日他患上了肺炎，随后进入昏迷状态，于 6 月 28 日去世。他死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为他降半旗致哀，并在加拿大国会山举行了民众公祭活动。当时的特鲁多总理在国会致词时表示：“在与不幸的命运的斗争中，他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奋起成为我们的精神榜样”。

泰瑞不屈不挠地与癌症作斗争的精神为他赢得了诸多荣誉。他不仅被授予代表加拿大最高荣誉的国家十字勋章，而且还有专门的纪念馆和雕像。很多公路、学校，甚至山峰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 1999 年的一项全国普查中，他被公认为是加拿大最伟大的英雄。而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004 年的一项“谁是最伟大的加拿大人？”的调查中，他名列第二。

泰瑞的决心和精神也激励了全体加拿大人为战胜癌症而继续努力。在他最早的支持者夏普先生的倡议下，每年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跑步募捐活动“泰瑞·福克斯跑”（Terry Fox Run）从 1981 年 9 月 13 日开始。这是一项不计时的跑步/走路活动。每个参加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可选择参加 1、5 或者 10 公里的走路或者跑步活动。泰瑞生前强调这项活动不分输赢，每位参加者都是胜利者。在开始的几年里，这项活动就筹得二千万加元。现在这一跑步/走路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在 60 多个国家举行的最大的癌症研究募捐国际盛事。仅 1999 年就有超过 1 万人参加并募集超过 1500 万加元。四十多年过去了，这项以泰瑞·福克斯名字命名的募捐活动已经为癌症研究筹集了近 10 亿加元的研究基金。这些经费极大地促进了癌症研究。曾经夺去泰瑞生命的骨肉瘤在青少年患者中的存活率现在已经提高到 80%。这或多或少是与泰瑞的努力分不开的。在我参加的“泰瑞·福克斯跑”活动中，一位与泰瑞患同样骨癌并截去同一侧腿的女青年告诉大家她已经成活十年了。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那次跑，我为加拿大癌症研究基金会募捐到 550 加元。

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她的地位高低和多么富有，而在于他/她能否将自身的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

从合唱团到K线图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原本是个和股票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那天去参加合唱团，不过是想唱唱歌，换换心情。唱歌这件事，不需要本金，不需要判断趋势，也没有涨停跌停。只要气息稳一点，节奏准一点，日子就会显得很和谐。

排练结束，大家一起往回走。车里很热闹，聊着聊着，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经济。有人说自己在炒期货，有人说在炒股票，还有人兴致勃勃地讲起某只股票一天涨了多少。我坐在一旁听着，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外星人。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K线、做多、做空、行情、支撑位、压力位……听着听着，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上错了车。这到底是合唱团的回程车，还是华尔街的移动办公室？

回到家，这些词还在脑子里转。我忽然有点好奇：股票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开始研究。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悟性还算不错。第二天，我试着买了一点股票。没想到当天竟然涨了20%。我盯着账户里的数字看了几遍。那一刻忽然有点恍惚——原来钱可以这样来？心里甚至冒出一个危险的念头：这好像也不难哦。

后来才知道，股市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给人一点甜头。像钓鱼的人，总要先抛出一点饵。而我，很显然就是那条咬钩的鱼。于是胆子慢慢大起来。原本只是试试水，后来越投越多。账户里的数字忽上忽下，心情也跟着忽上忽下。慢慢才发现，炒股多少有点上瘾。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而是看行情。红了，心情像晴天；绿了，天空立刻阴云密布。白天盯盘，晚上研究K线。财经新闻、论坛帖子、各种分析，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甚至会问自己：到底是我在研究股票，还是股票在研究我？

股市确实像一辆过山车。往上冲的时候，人会忽然觉得自己眼光独到，判断英明，甚至隐约觉得，巴菲特大概也不过如此；可一旦往下俯冲，人又会立刻谦虚起来，觉得自己离金融大师还有十万八千里。股市的涨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真正波动得厉害的，是人的心。涨的时候，人会贪心；跌的时候，人会恐慌。K线图只是在屏幕上安静地起伏，真正翻江倒海的，是人心里的那条曲线。

现在回头想想，那天合唱团回家的路上，大概就是我走进股市的起点。只是后来才知道——合唱团练的是声部的和谐，而股市练的，却是情绪的稳定。只不过这门功课，比练高音难得多。毕竟，唱高音跑调，最多只是被指挥看一眼。而在股市里跑调，往往要自己买单。股市真正教人的，从来不是赚钱的技巧，而是如何安放那颗忽上忽下的心。

珍惜，从当下开始

Hendy Wu (伍志强) / 温哥华 (加华笔会会员)



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去了附近的一个湿地公园。

早上出门的时候，太阳好像还没从梦中睡醒。天还是阴阴的，云压得低低的。湖面透着一种沉静的灰蓝，像一幅还没有完成的水彩画。

湖边有一群绿头鸭，懒洋洋地漂在水面，随波漂移，不慌不忙。其中一只雄鸭不知为何走上了栏杆，就站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头顶的深绿在阴天里依然带着金属的光泽，它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目光平静，没有丝毫胆怯和卑微——仿佛我们都是这一世界的平等公民。

不久，在湖边的树冠上，我发现了两只大蓝鹭。它们面对面站着，羽毛兴奋张扬，长喙针锋相对，它们到底是在为什么事情互不相让，还是情侣之间打情骂俏？这可能连专业的鸟类学专家都未必知道。说时迟那时快，我轻轻按下快门，让更多的人看看和作出评判吧。

再走了一段，草丛边站着一只沙丘鹤。

它静静地立在那里，显得高挑、从容。额头上的那一抹红，在一片浓绿里鲜艳得特别抢眼。我慢慢举起相机，它没有飞走，只是缓缓转过头来，用一种不紧不慢的眼神打量了我片刻，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做它自己的事，好像我这个闯入者，并不值得它太多的在意。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这片湿地里，我才是一个外来客，是我，作为外来者，走进了它们的领地。

走着走着，太阳出来了。

阳光像是突然被人拉开的帷幕，一下子洒满整个湖面，水波粼粼，鸟影在波光里荡漾，连空气都变得明亮起来。我走到一个小凉亭，在长凳上坐了下来。

风轻轻地吹，阳光落在脸上，暖融融的，是那种让人想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去想的温度。远处有鸟在鸣叫，近处鸭子在唠叨，声音此起彼伏，远近交叠，像一场没有排练过的交响乐——虽然没有什么旋律，却天然、原汁原味。

我就这样坐着，什么都不做，只是听，只是感受。

脑海里浮起一个念头：此时此刻，地球的另一端，有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而有的地方，比如乌克兰、黎巴嫩、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火光冲天，炮声隆隆。同一个星球，同一时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景。

坐在这个小小的凉亭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眼前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片湿地、这些鸟、这阵拂面的风，以及这个可以什么都不想的时刻——都值得珍惜。

我们常说要爱护大自然，却很少真正停下来，去靠近它，去听一听鸟叫，去感受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暖意。我们总是太忙，忙着往前赶，却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土地正在悄悄改变。湿地在缩减，候鸟的路线在改变，有些鸟鸣声，已经只剩下录音。

可是今天，这里的一切还在。

大蓝鹭还在树上斗嘴，或者谈情说爱，沙丘鹤还在草丛里踱步，绿头鸭还在湖面悠闲地游荡。风照吹，鸟照鸣，太阳照样把它的温暖阳光洒在地球上的万物之上。

这一切还在，是因为有人在默默地守护着它。爱护大自然，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它就是今天这个时刻。是放慢的脚步，是侧耳倾听的片刻，是看着那只沙丘鹤转头望向你时，心里涌起的那一丝感觉。

珍惜，就从当下开始吧。从这一阵轻轻的微风，从这一声小小的鸟鸣，从这一普普通通的时刻开始吧！

又闻粽香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又到了吃粽子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你。

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但你的故事一直被一个人反复讲述。

那年你 11 岁，家里很穷。那个时代本身就很贫穷，似乎除了灰色就是黑色。但你的生活却充满了阳光，早上帮着妈妈做饭，放学后帮着砍猪草，晚上挑灯读书。粗粮难以下咽，你就变着花样去做，加些地里挖的野菜或者掺些树上撸下的榆钱儿，连妈妈都自叹不如。你和哥哥都是男孩子，但你干活利索，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仿佛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你跟小伙伴们相处得很好。课后他们老是拉着你去玩弹珠、打土仗、滚铁环，但你却总是先把家务活做完，喂完家里的牲畜才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有一项活动，会让你着迷，甚至忘了时间，那就是游泳。

仰泳、蝶泳、蛙泳还是自由泳？乡村没人分得清，但都知道你是游泳高手，无论大孩子还是小孩子没人能游得过你。

那天妈妈回到家，发现门口放着满满的一篮子猪草，上面还压着那把被你磨得锃光瓦亮的镰刀，笑着对父亲说：“这孩子！准是又下河玩水去了。”父亲只是“嗯”了一声，把手中的旱烟袋别到腰上，挎上猪草，去圈里把猪给喂了。

妈妈掀开锅，一阵热气腾起，香甜扑鼻。那是你用去年院子里枣树上晒干的红枣和一直攒下来的小米、糯米包的粽子。你早上还兴奋地冲哥哥说：“想不想吃点好的？过端午了，我们也要改善生活喽！”哥哥只是憨憨地笑了笑，他知道你机灵能干，也喜欢鼓捣，总是给白开水般的日子添点乐趣和色彩。

忙了一阵子，还不见你回来，妈妈喊哥哥去叫你。哥哥还没走到大门口，就听见几个人嚷嚷着朝这边跑来。隐约有人喊：“快去救人啊，二小溺水了。”二小是你的小名。全家人都慌了，一股脑儿地跟着来人朝堤坝上跑去。

大坝上围满了人，妈妈疯了一般冲进人群，看见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你，只凄厉地喊了一声“我的儿啊”，便昏了过去。几个眼尖的妇女冲了过去掐人中。父亲和哥哥，正对你做人工呼吸。二大爷牵了一头牛过来，吩咐大家赶紧把你托到了牛背上，让你头朝下，希望能把腹中的水排出来。赤脚医生、乡里卫生院的大夫都来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半天，你还是如同断线的风筝，飘走了。悲伤塞满了那个曾经充满了欢乐和笑声的小院。妈妈哭瞎了眼，父亲的旱烟袋再也没离过手，哥哥更加沉默了。那些香气扑鼻的粽子被全部倒进了那条河。邻居们也纷纷前去祭奠你。

你是救人离世的，被救的孩子是你同学。他掉进了漩涡，没人敢上前，你二话没说，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用尽全身的力气托举起了他的生命，但你却.....

全家人再没吃过粽子，直到孙子辈们的出现。妈妈的眼睛后来虽然治好了，但是视网膜上似乎一直蒙着一层雾水，令我很心痛。因为这位妈妈就是我的奶奶，她一直讲你的故事。而你就是那个我从未谋面，但一直驻扎在我心里的“二叔”。

岭南小记 - 龙舟水

佳妮/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三个村子：杨箕村、寺右村、猎德村。每年端午将近，村里锣鼓声一响，我们便撒丫子往河边跑。

广州水域丰沛，除了珠江，还有许多小河涌（音 chōng）。端午前后“龙舟水”滂沱，江涨河满，涌水上涌。平日里像条水沟的河涌，此刻竟也饱满起来，水色略清，竟有几分可观了。锣鼓是号令，河涌是战场，平时踩水玩的小沟，突然成了龙舟竞渡的赛道。那种世界骤然放大的感觉，是童年最奢侈的幻觉。

端午将近，村里便忙起“起龙”。一群青壮村民跳进河涌，先洗“龙舟水”，再潜下去，将埋于淤泥中的龙舟抬起。洗净，用船灰执漏、上油，然后从宗祠“请出”供奉的龙头龙尾，重新上彩、点睛。船头插上龙头，船尾放一面红皮大鼓——一条龙舟，才算真正醒过来了。

近些年，村里土地早被征收，盖起了广州中轴线上最贵的房子。像猎德村，专门保留一座牌坊，权当城市发展的注脚。村里有钱了，龙舟打扮得更花哨：舟体上描金画彩，精致得像件摆设。供奉的习惯没变，只是阵势更大了。龙舟再华丽，龙头还得从宗祠请。这是规矩，也是根。

龙舟整饬好了，众人合力抬下水。擂狮鼓，敲铜锣，岸上鞭炮齐鸣、地趸炮震天。划舟的与岸上的相互呼应，齐声呐喊，合力起桨，划出河面。沿途边划边放炮，水花里裹着硝烟。看多了就知道，这只是练习——沿着村周围的河涌兜上几圈，便回到原地。将龙舟抬上岸，在阴凉处撑起或悬起来，待端午正日再用。

从这天起，村里便热闹开了。除了整日的锣鼓喧天，家家户户开始包粽子，粽叶飘香，从墙那头飘到墙这头。

那时候，我住的大院与寺右村一墙之隔，扒在墙头看热闹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年代，粽子是稀罕物。碱水粽成本低也最多，蘸白糖吃，口感真真香。包粽用的草绳，粽叶当年市场还挺难买到，可村民们早有办法，早早备齐了。

赛罢，村中摆开宴席，俗称：“食龙舟饭”。当年我扒在墙头上，远远看到寺右大队在祠堂边、石板路巷一溜摆桌，印象中龙舟饭简陋得很。

后来我有幸见过现在猎德村的龙舟饭——村大牌坊下，从村头到村尾，摆开百来席。每席十几个菜，俗称大盆菜、大盘菜。白切鸡、烧肉、发菜蚝豉、焖冬菇……粗瓷大碗，堆山码海。

最奇异的画面，是背景。抬头，是广州中轴线上鳞次栉比的高楼，玻璃幕墙把夕阳切成碎片，落在红胶凳上、落在一次性碗筷上、落在阿伯们汗湿的背上。低头，是祠堂前新的青石板地上的油渍，是孩子们绕着圆桌追逐，打着赤脚套着运动鞋。

乡土味儿与现代化，就这样硬碰硬地撞在一起，谁也不让谁。龙舟饭这一大特色，给“食在广州”又添浓墨重彩。

饭后，由族中父老、教头师傅带领，将龙头龙尾抬入祠堂，供奉在佛像前。拜谢神恩。上香。叩首。然后，众人合力，将龙舟抬回河涌。寻一处“福地”——通常是淤泥最深、最静的水湾，如今是祠堂前的塘，将龙舟缓缓沉入。船身没入淤泥，水面复归平静，只剩几缕油花，几圈涟漪。来年端午，再起龙。

听龙舟的鼓点声，听了六十多年。这些年，高兴的是龙舟还在，龙舟饭还在，起龙的规矩还在。只是当年大院改造，墙不在了，扒在墙头看的那个孩童，如今也到了看儿子扒在厨房台面蘸白糖的年纪。

墙那头的寺右村，如今是广州中轴线上一片铮亮的玻璃幕墙。猎德的牌坊还立着，像一枚嵌进水泥森林里的旧印章。每年的划龙舟锣鼓声中，会夹杂着地铁进站的轰鸣。可锣鼓一响，我还是会慢下脚步——听，那节奏没变。

每年端午前后，即使身居海外，我仍习惯去华人老铺买碱水粽，或者自己动手包。每次儿子看到我包的粽子便雀跃，只是用椰浆红糖姜汁代替白砂糖。儿子探头看一眼，默默去厨房拿白糖罐。四十多岁的人了，沾白糖的姿势，和四十年前墙头上那个孩童，一模一样。

我忽然懂了——那堵墙挡过视线，却挡不住粽香；如今墙没了，有些东西反而筑得更牢。龙舟从宗祠请出龙头，儿子从记忆请出白糖，都是“起龙”——把沉在岁月淤泥里的，重新抬上岸。

而龙舟就是那从淤泥里起，从记忆里起，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龙舟还是那个龙舟。习俗还是那个习俗。

身在海外儿子不懂这些。他只是蘸着白糖，咬一口碱水粽，说：“还是这个味。”

这就够了。

这里有属于我的世界

王刘卿/北京（笔会文友）

【作者简介】王刘卿，女，13岁，现在北京就读初中七年级。酷爱阅读，涉猎广博。兴趣多元，擅长绘画，精于演讲，坚持游泳，以运动磨砺意志。在阅读与实践中涵养心性，在文字的世界里不断探索与成长。

其实不必真的站在海边，仅仅是在这墨香萦绕的书院里，在这纸页铺展的世界中，我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这里收容所有情绪，也照亮所有向往，让复杂的我，看见了生命的辽阔与温暖，更看到了生与死的深奥。让我得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题记

有一个地方红墙高挺，琉璃瓦散着金光，小吃摊摆满街头，人来人往。但在这热闹的大街尽头，却有一处古色古香、墨香扑鼻的书院，这里仿佛已与“外人间隔”，让我置身于一片世外桃源之中，这书院便是独属于我的世界——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

每当我在学习与生活中百感交集时，我便会来到这里，斜靠在窗边，望着窗外从绿树成荫，到落红满天，从金秋送爽，到白雪皑皑。

我曾经幻想过，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选择一本书，成为某个主人公，或者跨越时代，和某位作家秉烛夜谈，我会去哪儿呢？会选择谁呢？会选择回到盛唐，看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还是到凄凄惨惨戚戚的南宋，听李清照那悲凉的后半生；抑或是穿越回著名诗人海子卧轨前所写下的那首色彩明丽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是到《龙与地下铁》中体会主人公那善良，温暖的心；抑或是在《绿山墙的安妮》中做那个想象力丰富、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依然勇敢向前的女孩儿；或者钻进《给予者》的世界，做那个虽然承受着痛苦记忆却能感受到人世间的饱满与情感的人。所以我曾无比好奇，我究竟向往什么？是美好的极乐世界，还是这人世间的饱满，真实或者痛苦？

有时我也会想，我生在这世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为了拯救世界，还是成全谁的世界？其实不然，我在一个书院里一位上海的姐姐的作文中看到了我的影子：“午夜十二点，不开灯照镜子，能看到自己的灵魂”，也是我从小听到的句子，虽然好奇，却也一直不敢尝试，但我却幻想过我的灵魂与肉身面对面地交谈，没有隔阂，没有谩骂，只是祥和安宁的。在幻境中，我把自己带去了一个极乐世界，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疾病，那里的人也不会再经历创伤。那里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便是我幻境中属于我的世界——一个让我敢望而不敢求的世界。或者说，我其实也就仅仅是个普通人，不能像我幻想的那般站在聚光灯下，拥有无穷无尽的夸奖。但我注定会在这世间体会到温暖、充实。在书院里，我看到了

平凡的人在书中坚定理想、勇敢向前，看到了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不自暴自弃，反而激励着我们勇敢、积极地面向世界。看到了史铁生在仿佛一切都令他心痛的时候，笑着去和妹妹一起看花。这便是我现实中的世界，一个让我要学会去爱、去感受的世界。

我慢慢地看到了生与死，看到了人生中的充实，抑或痛苦。在文学作品中，我曾看到过在宫廷深苑活出精彩的人，看到最不被认可的“丑小鸭”的蜕变，看到他们以生为笔墨、谱写的人生诗篇，看到他们所追寻的充实，看到了寒冬腊月仍为人们无私奉献的人，也看到了一些苟活于世间的人，这也许便是生的诠释。我也不止一次看到帝王家的绝情，看到继母的恶毒，看到人的绝望，看到他们以死为解脱，去追寻那所谓的“极乐世界”；看到女子殉情，看到战士们“视死忽如归”的英勇，看到了为了事业，为了信念献身的人，看到了临死前仍以自己方式为这世界贡献着最后一丝微光的人，也看到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的人，因心思歹毒、杀人放火而被处死的人，这也许便是死亡的囊括。

在这里，我在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甘受悬崖缚身、鹰啄肝肠的苦难中，读到了顽强不屈、舍己为人的精神；在夏商周文明觉醒到清帝国步步退让的沧桑变迁中，读到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余年的辉煌、更替与消逝，读懂了有国才有家的可贵；我在苏格拉底的寓言中读到了唯有挣脱愚昧、直面真理，才能窥见太阳之下的真实的道理；在王阳明的心学中读到了心为所动，万物之理均藏于心的重量；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读到了对细小生命不一样的温度；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读到了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味道……这些，无不令我动容，我曾因此而泪流满面，也曾因此而开怀大笑。这便是我捧在手中的世界——一个令我心驰神往，难以放下的世界。

我是热闹的，也是安静的，更是复杂的，复杂到我自己都无法摸透。但书可以，它可以看到：在人群里，我是笑得最欢的；在书院里，我是哭得最狠的。看到许许多多与我一样的人，一滴泪滴了下来，落到木质的地板上，激起一朵花，映着白墙看，那朵花看上去竟有了一份圣洁。这泪滴落得没有原因，只是触目伤怀罢了……

书中的世界，是可以装下我所有情绪的世界，是可以拥抱我、温暖我的世界，是我的极乐世界。我在这里看时代变迁、生的意义、死的诠释；看世界的温暖与冷酷；看你的、我的、他的世界。我得以在这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小说】

更年期（上）

孙雪峰/温哥华



【作者简介】孙雪峰，业余文学爱好者，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神弩》，散文集《感念真情》，另短篇小说《追房》《圈套》《铁三角》等近百篇。坚守：直面社会、独立思考，不谄媚、不苟且、不妄言。以我良知，著我文章。

高考最后一科尚未结束，小强提前三十分钟交卷走出考场，他第一眼看见的是站在考场不远处的晴晴妈，小强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晴晴既是小强的同学，更是与他相恋的女生。

“哎哟，小强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答得怎么样啊？”

晴晴妈如此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这是小强没有想到的，几天前去晴晴家，晴晴妈对自己还是很冷淡的。

“阿姨好，我都答上来了，题不难的。”小强很有礼貌地回答。

“都答上来就好，阿姨为你高兴。”晴晴妈说完，又歉意地对小强说：“以前你和晴晴接触阿姨不赞同，那是因为怕感情问题影响你们学习，要知道高考可是关乎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儿。希望你能理解。”

小强被晴晴妈一番歉意说得不好意思了。就在他尴尬的时候，晴晴也从考场出来并跑了过来。

“妈，我全都答上来了！”晴晴撒娇道。

“我宝贝真好。”晴晴妈搂住了晴晴。

“你和小强说啥呐？”晴晴问。

“没啥，你和小强以后……”

还没等妈妈说完，晴晴就抢话道：“以后我们俩可以自由了？你不反对早恋了？”

“这孩子，我说过你们早恋吗？”晴晴妈反问道。接着她说，“我从来不赞同早恋这个词，爱情来了是无法拒绝的，只要两个人是真心相爱，而且内心有担当，早一点又有什么？”

晴晴妈的话让小强和晴晴听得既感动又激动。一时冲动的小强对晴晴妈说：“阿姨，我和晴晴都是真心的，而且作为一个男人我保证对晴晴有担当，我……”

小强刚一说到“有担当”，晴晴就用胳膊肘在他后面轻轻地搥了一下。小强感到自己多说话了。他反应过来了，他听晴晴说过，她爸妈就是早恋，而且当初爱得死去活来，可后来呐，还是在晴晴刚上小学的时候，晴晴爸靠上一位比自己大几岁的富婆，就把她们娘俩抛弃了。

就在小强因为自己多说话而后悔不已的时候，小强爸从一边走走了过来。小强爸看见小强、晴晴和一位年轻漂亮且有气质的女人在一起，就已经意识到这女人应该是晴晴妈妈，因为他听小强说过，晴晴妈是美容院的美容师。

小强爸爸走过去先和晴晴打招呼：“考得怎么样啊，晴晴？”

“考得不错，谢谢叔叔。”

晴晴是一直很感激小强爸爸的。在这之前，她去小强家，小强妈每次遇见她，总是指桑骂槐的，这让晴晴非常难堪，倒是小强爸对晴晴客客气气的。有一次，晴晴和一个女同学到小强家，还没进门，小强妈就一盆水泼了出来，把两个女孩的衣服都淋湿了。气的晴晴一周没和小强说话。

“你别这样好不好？”小强哄晴晴。

“你妈拿水泼我，我还要对你怎么样？”晴晴反问小强。

“我妈不是更年期吗？”

“什么更年期？我妈怎么就不更年期？”晴晴对更年期似乎不太理解。

“你妈比我妈小哇。”

“那我姥也不更年期呀！”晴晴瞪着眼睛对小强说。

小强无语了。倒是后来小强爸知道了这件事儿，他认为小强妈的举动有些过分了，他亲自给晴晴打电话替小强妈赔不是。这让晴晴很感激。

俩孩子给两位家长做了介绍，小强爸和晴晴妈握握手，这就算认识了。

接下来，小强和晴晴一起度过了人生最轻松愉悦的时光，并在快乐中双双迎来了金榜题名的喜讯。为了爱情，他们俩都填报了同一座城市的大学并都如愿以偿。

晴晴家里为晴晴举办升学宴邀请了小强，小强家里在为他筹办升学宴时也准备邀请晴晴。

“爸、妈，咱把晴晴妈也请来吧，不然阿姨一个人在家也没意思的，来了大家一起高兴。”小强对爸、妈说。

小强妈没表态，小强爸说道：“来吧，也不差一个人，再说你们俩的事儿也公开了。”

小强家举办的升学庆祝活动搞得隆重热闹，这绝对与小强妈在单位里当处长有关。可当天晚上，小强爸妈却吵得不可开交。

“你看看你那个怂样，见到女的就迈不动步。”小强妈指着丈夫的鼻尖恶狠狠地说。

“我又怎么了，我看谁迈不动步了？”小强爸知道自己媳妇又发神经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还和她拉手，你还要脸不？”

小强爸知道她说的是自己迎接晴晴妈时俩人握手的情景，他纠正道：“那是握手，不是拉手，你别歪曲好不好。”

“我歪曲，你看你瞧见人家那个色样，还‘欢迎、欢迎’，你丢人不呀？”小强妈说着，气得浑身发抖。

“我是像你这样吗？”

“那你还要怎么样？还上去搂她、吻她不成？”

“我凭什么要搂人家啊？”小强爸很是无奈的。

“凭什么，就凭她不正经，她勾引你。”

“你说话要负责任好不好？”小强爸有些动气了。

“我负责，我负你个头，你们俩勾勾搭搭，还要我负责？我……”女人说着，抓起白天收到的一礼品盒就向小强爸砸去。

“哗啦”盒子摔开，里面的东西也摔碎了。

“哎呀，你们这又是干嘛呀？”房间的小强实在忍不住了，开门出来。

“我告诉你小强，你绝对不能和晴晴来往。”小强妈对小强嚷道。

“凭啥呀？”

“她们家不是好人家！”小强妈跺着脚怒吼……

小强、晴晴上大学走的那天，双方家长都到机场送行。担心自己媳妇做出不正常的反应，小强爸没敢再和晴晴妈握手，甚至都没敢过多地招呼，只是简单问候一句。

晴晴妈不知道小强妈对自己有成见，还特意过来同她招呼道：“嫂子也来了？”

“什么叫我也来了，我儿子上大学我不该来吗？”小强妈突然这么一句话，搞得晴晴妈一头雾水，在场的几个人也都跟着很难堪。

几天后，小强爸在路上遇到了晴晴妈，他很不好意思地向对方道歉。

“你家嫂子干嘛要对我那个态度呀？”

“哎呀，这不是孩子一下子走这么远，心里难受，气儿不顺吗！”小强爸只能这么解释。他当然不好把小强升学宴那天因为对方，它们俩口子在家里吵架的事儿说出来，因为自己女人也真是无中生有，而且说出得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好了，你不用解释了。”晴晴妈也不想多听这些，她更关心的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小强最近跟家里联系没有？”她问道。

“没有哇，这一出去心就散了。”小强爸说。

“晴晴也没跟家里通电话，说什么军训，嗨，这孩子呀，一点儿也不理解大人的心情。”

“你不用着急，不会有事儿的，有什么事儿，咱们互相沟通吧。”小强爸安慰晴晴妈。

“也好，都多叮嘱他俩。”

晴晴妈说完，俩人互相留下联系电话。

几天后，小强爸和小强通电话。知道自家女人疑心重，小强爸很小的声音叮嘱小强说，让晴晴多给她妈妈打电话，并很理解地说：“晴晴妈一个人孤独，挺不容易的。”

“给谁打电话呢？还鬼鬼祟祟像做贼似的！”小强妈突然出现在男人背后。

小强爸让小强妈突然一嗓子吓一跳，手机差点掉地上。

“这不是跟儿子通电话嘛！”

“跟儿子打电话干嘛还躲着我？还谁孤独不容易呀？”小强妈又开始刨根问底。

小强爸本想把儿子来电话的事儿告诉晴晴妈，被自己媳妇这么一闹，他不敢了。

怕啥来啥，没一会儿，晴晴妈把电话打过来了。原来，那边小强放下电话后就给晴晴打了电话，让她给家里打电话。晴晴给妈妈打电话时并没有提到是小强叮嘱的。晴晴妈接完电话，想把俩孩子在那边的情况跟小强父母说一下，也让他

们放心。这不，电话就打过来了。好家伙，小强妈一下子炸锅喽，她不仅抢过电话把晴晴妈一顿臭骂，还把小强爸的手机摔坏了。

晴晴妈好一通委屈，气得一夜没睡觉。第二天下午，她接到小强爸的电话，说手机昨晚被摔坏了……这才新买的手机。他再一次向晴晴妈道歉。

“大哥呀，你不用向我道歉了，这事儿也不怨你，也是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我很理解你。”

晴晴妈的理解和宽容，让小强爸非常感动，一时间，他对这个原本不幸却又如此宽容善良的女人产生了同情。

（未完待续）

断指

文/陈海红（广东惠州）

【作者简介】陈海红，惠州市小小说学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红豆》《天池》《金山》《长沙晚报》《羊城晚报》《小说选刊》，入选《匍匐前行》《粤港澳大湾区小小说选》《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出版小小说集《希望是条河》。

他盯着输液管，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忽然，指骨一颤，仿佛被七十多年前那把镰刀的锋刃划过。他望向虚空：“回东莞去。”

“念东他爸，听医生的，”妻子红着眼眶扑过来，按住他的手，“缓两天再议，行吗？”

叶敬忠摇摇头，攥着床单，扯掉氧气管，忍住鼻腔黏膜被撕裂的刺痛说：“来不及了。订票，回东莞。”

肿瘤晚期，无力回天。妻子还想劝，他却凝视窗外：青海的天总是很蓝，很辽阔，辽阔得让他想起南洋的海，想起七十多年前从马来西亚登船时，母亲举起手中沾满血迹的蓝帕子。“我不能让遗憾撑着眼皮，到死都合不上。”叶敬忠叹着气说。

儿子推着轮椅，把他送上西宁开往东莞东的火车。一路上，他大多在昏睡，梦里全是那把带血的镰刀，还有堂兄叶守诚给他的钢笔。

偶尔醒来，他迫不及待地张嘴，担心话没讲完，就没了机会。“念东，我们的根在南城。”他靠在椅背上，气息如刀，执意要把往事切成碎段，一节一节讲，“我这辈子，亏欠你大伯太多。”

“那年我七岁，你大伯十二岁，我们跟着水客从马来西亚回国。离开那天，你奶奶在香蕉园割草，听说我们要走，手里的镰刀没拿稳，把左手小指割掉一截。她用蓝色头巾包住，硬是没哼一声……”他停了停，擦了擦眼角，“南渡北归，割舍的，何止一截手指？从那以后，我跟你奶奶再没相见。”

念东递过去一杯温水，他爸抿了两口，说：“你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年轻时，他带三个儿子下南洋，留下你曾祖母和最小的儿子。后来你曾祖父在马来西亚有五个孙子，你大伯最大，我最小。有一回，你曾祖母托水客捎信来，说你叔公身体不好，娶不上媳妇，南城叶家怕要断根……你曾祖父彻夜未眠，决定让两个孙子先回国，取下随身的钢笔，交给大伯。”

火车哐当声中，窗外从戈壁渐变为稻田，叶敬忠的记忆鲜活起来，他继续说：“我和你大伯回国后，你曾祖父每月寄钱，供我俩读书。你曾祖母当家，买了一头水牛。你叔公不种地，教我们识字。那日子苦，可院里的相思树长得旺，夏天我们坐在树下背书，你大伯总把凉席让给我。”

后来的事，他说得慢，声音里掺着苦涩：“因为家里有耕牛，遭人忌恨，你叔公身子越来越差。你曾祖父那边也难，寄来的钱越来越少，只能供一人读书。”他顿了顿，扶着轮椅，像在回忆什么，“后来，你大伯把机会和那支笔让给了我，我考上大学，分到青海搞科研。你大伯进了工厂，当锅炉工，可他当时明明比我成绩更好，也比我更爱读书。”

“爸，那后来呢？”念东轻声问。

“后来我成了项目核心成员，你叔公走那年，我没能回去。我打电报告诉你大伯，说单位缺一名后勤，让他到青海来。他拒绝了，说喜欢烧锅炉，红红火火的。”叶敬忠后来从旁人人口中得知，大哥在工厂锅炉房的值班室里，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中国西北航天或核能成就的新闻。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你曾祖母走那年，我回去了。那时你堂兄向东刚高中毕业。我跟你大伯说，我们单位招司机，有编制，让向东去。向东也乐意，你大伯却死活不同意，剪一截衣袖扔给我，说我带走向东，我们断绝往来。”

“你大伯一辈子都不知道我在青海干什么。”他叹了口气，眼里满是懊悔，“我那时气盛，觉得你大伯固执，我俩大吵一架，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你大伯走了，也没人通知我。从那以后，我再没回南城。后来才知道你大伯不来青海，是放不下几位常年卧床的叶家老人。”

四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叶敬忠时而昏睡，嘴里一会叫“娘”，一会喊“哥”。

出了火车站，打车直达南城老宅。叶敬忠下了车，指着院子的方向，哽咽着说：“就是那儿，那棵相思树还在……”老宅的院墙爬满了青苔，院门已褪色，铁环锈迹斑斑。那棵树比屋顶还高，枝丫伸展，像风中呼喊孩子归来的母亲。

叶敬忠扶着墙，一步步挪到门前。枯瘦的手在门板上来回摩挲。他把脸贴在门上，如同埋进母亲的怀里。他用指节轻轻叩了三下门。声音不大，却在静谧的巷子里格外清晰。

门“吱呀”一声开了。“我自己来。”对上前扶他的念东说，声音虽弱，却透着不容拒绝的坚持。他挪进门，院子里的相思树比记忆里更粗了，树干的皮，像老人脸上的皱褶。那天晚上，他坐在轮椅上，背靠相思树。念东在门外候着，耳边尽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他没再进去打扰父亲。翌日的晨光透过枝叶，洒满庭院。他爸左手捏着一支笔，身上落满相思叶。

念东取下父亲手中的笔，他第一次看清笔帽下沿刻的小字“满江红”。他学着父亲的样子，用拇指和小指捏住它，一股金属的凉意竟然透出一丝温润。他抬起头，满树相思叶在风中簌簌作响，如低语，如叹息，亦如掌声。

相声《世界杯》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 甲 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同时双手作划艇状）
- 乙 端午龙船鼓响，
- 甲 冠军获大奖。告诉你，中国龙舟队在意大利罗马七战全胜，把意甲，葡超，丹麦哥本哈根甚至英超豪门远远抛在后面。
- 乙 什么龙舟？那是斯格蒙蒂杯国际锦标赛
- 甲 对，斯格蒙蒂的绿茵场上，波光粼粼，
- 乙 什么波光粼粼？！那是足球场！14个中国健儿……
- 甲 对，14位运动员分成两行，每边7个， 咚锵咚锵，（同时双手作划艇状）
- 乙 咳，不是赛龙舟，是中国足球拿了世界冠军！
- 甲 不可能！自从2002，中国男足每况愈下，一直无缘世界杯。输泰国，输越南，输印尼，丢人啦，耻辱啊！痛心啊！
- 乙 回想七十年代，中国足球叱咤风云，亚洲无敌。容智行禁区前一脚倒挂金钩的入球被誉为世界波，令人津津乐道。
- 甲 如今风光不再了！
- 乙 所以这次中国球队在48队参加的……
- 甲 呸！48国的世界杯，中国连影子都没有！
- 乙 哎，我说的是中国小将，赢了48队角逐的欧洲“小世界杯”。那位南京的小朋友在最后的点球破了英国的大门，还跳起了后空翻。
- 甲 怪不得有人讽刺他们是草台班子，马戏团，净会翻跟头。
- 乙 人家是庆祝胜利，各大电视台都播放了！
- 甲 哦（恍然大悟），真的？
- 乙 还有一位长沙女孩，球商特别高，
- 甲 嘿！男女混合，乱弹琴！中国男足没人了，找女的凑数！怪不得人家批评领队没有教练证，就是不专业。
- 乙 你才乱弹琴！不是男足，这是少年组U12。小姑娘不惧男生冲击，担当重要的中后卫，获评最佳球员。葡萄牙教练组齐齐起立，向她致敬呢！
- 甲 哇，活生生的小花木兰！看来中国不缺人才啊！

乙 当然！之后球队计划去南美跟巴西、阿根廷等强队切磋学习。

甲 噢，他们将从罗马港下地中海，穿直布罗陀海峡，横过大西洋，就到南美了！

乙 什么？是这样走的吗？那是什么航线啊？

甲 诶，这叫龙舟航线。人家懂路，董-路（一字一顿）！

乙 啊，还是龙舟（笑），对，董路，懂路！

甲乙 咚锵咚锵……（并肩，甲左乙右同时按节拍急速划艇，边划边下场）

【诗词联赋】

【丙午端陽小輯】



七绝·端午怀屈原

一日前于线上观看家乡涓水龙舟竞赛感怀

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楚水悠悠岁月长，灵均遗韵满沅湘。
龙舟击水千年泪，黍粽情牵万代殇。

注：涓水，涓水河，是我的家乡四川省长宁县人的母亲河。由南向北汇入长江。

七绝·和芦卉老师《端午怀屈原》

聽雪齋主/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涓水旌揚鼓韻長，龍舟競渡動沅湘。
一江風雨懷忠骨，千載離騷未盡殤。

沁園春 華夏詩魂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華夏詩魂，天水共仰，日月同光。
看端陽佳節，萬人空巷，龍舟競道，千舸爭航。
感緬靈君，剛強不屈，遭遇昏王國運殤。長嗟罷，問蒼茫宇宙，誰主榮昌？

忍看社稷遭殃。蒼生念、膽肝撐脊梁。
更填膺義憤，拯救百姓，悲情風骨，騷賦千行。
九死猶存，九州獨醒，九九歸元萬世章。俱往矣，盼故園民泰，大道康莊！

筆如刀鋒點評：

欣賞文質彬彬的【沁園春/華夏詩魂】。作品大氣磅礴，語句雄渾。步步映襯，處處點綴。富有藝術感染力。作品凝煉深沉、語句叩人心扉，轉關跳躍，簡潔靈活，景色和氣氛描寫都很好。全詞起伏跌宕，聲情雙繪，語言通俗而感情深摯，作者充分利用這一詞調聲情激昂、篇幅較長的特點，可謂盡情盡致，以精煉之筆刻畫了典型環境與典型場景。

起首三句步步深入，層層遞進，短促而連貫節拍，直入主題，準確地傳達了作品的論點，為“華夏詩魂”的主題奠定了基石。接下來的四句，通過景物的描寫，氛圍的渲染，融情入景，暗寓別意。既層出不窮，又著落主題。真如江潮澎湃，波瀾起伏，蕩人胸懷，從“三閭靈均”至“騷賦千行。”則宕開一筆，愈益顯示出激越的聲情，充滿了如此濃密深沉的感慨，語言鏗鏘，情味無限。

作品和境遇、命運與意義融合一體，構成一種強烈的壓抑感，針線綿密，描寫細致。三個“九”的並列句，猶如奔馬收韉，有住而不住之勢；又如眾流歸海，有盡而未盡之致。密不可分，相互烘托，相互陪襯，更留有無窮意味，耐人尋繹。尾句以情作結，是作者之盼，也似詠者之盼；兩者思想感情融二為一，真的是天水共仰，日月同光了。首尾照應，遙相映襯。這種回蕩曲折的描寫，保證了意境的完整性，形象的統一性。

蝶恋花·端午

刘永昌/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燕去鸿归易寒暑。
塞外山居，清静迎端午。
玉粽蒲香听夜雨。
荷塘竹院思江楚。

挂艾门梢寻旧故。
鼙鼓龙舟，旗展荆湘浦。
昔日汨罗无觅处。
呢喃梦说离骚句。

澡兰香·诗情粽香酬端午
——记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丙午端午雅集

赵钟鸣/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诗承古调，粽馆乡思，满室翠烟篆袅。
同簪雅宴，逸致倾觞，共对碧空清晓。
集群贤、高咏骚魂，声萦菲河树杪。
看曼袖、翩如鹤举，风姿飘缈。

感忆樱华旧赛，翰藻纷呈，锦笺新稿。
灵均魄驻，角黍香凝，尽引一堂长啸。
望青筠、直薄层霄，休叹霜侵鬓早。
且举盞、万里苍溟，冰蟾同照。

卜算子 · 端午独酌

李伟民/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独酌度端阳，聚散成追忆。
父饌佳肴母粽香，往事明如熠。

一别已天遥，冷暖沧桑历。
忽觉浮生若梦轻，苦涩随杯溢。

端午思老母包粽子

李伟民/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糯香青叶裹成团，灶上蒸腾气味欢。
围聚同餐今不在，戳眸粽角意难安。

对联 · 端午安好

张旦华/温哥华

粽香户户千般好，
艾绿家家四季安。

七律 端午风情

晚秋/中国辽宁



晨起南山采艾蒿，柴门悬挂驱邪妖。
几盘蛋类早餐好，五股花绳手腕娇。
碧水龙舟飞渡赛，香甜米粽荡波飘。
屈原忠义千年祭。灯火通明彻夜宵。

七律·祝贺《笔墨识君——各界评任京生文选》付梓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寰宇风云赤子心，识君纸上墨融深。
勤耕不辍旌旗展，精撰无眠兰玉琴。
数载教鞭驰异域，累篇评论见清襟。
喜迎锦帙香盈袖，美酒流觞共咏吟。

*任京生笔名旌剩，主编为杨兰。

七律·恭贺《郭鸿森先生楹联选》出版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联坛又见倚天云，字字珠玑迥出群。
墨海游龙飞逸兴，文场焕彩散浓芬。
壶悬橘井三春雨，笔撼山川九域闻。
更喜佳音青鸟到，长哦线上再逢君。

*郭鸿森出身中医世家，书香门第，享有“神医郭一针”“天下第一针”之美誉。

長生樂 金風伴月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仲夏金風伴月圓。勇士續前緣。
幾番宏願，問鼎綠茵還。
跑控盤傳弓射，頓起狂瀾。
球場內外，億萬超迷寢難安。

清歌漫舞，脆管繁弦。
霓虹兩岸流連。
人盡興、主客滿堂歡。
莫教今夜虛度，一醉若神仙。

五律 丙午初夏

氣候反而復，難為少壯身。
它鄉圓一夢，故道隔三春。
入骨西風過，驚心宰木新。
何須悲杜牧，庭苑唱花神。

一剪梅·清月西楼怡盛夏

刘永昌/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渐去沉雷隐九霄。燕穿虹彩，霞映云桥。
天梯煦暖试长箫，芊叶婆娑，莺雀啼娇。

击水弓河逐碧涛。夏风酣畅，拂柳迎招。
晚携清月上西楼，竹椅青藤，蝉净尘嚣。

红窗听·春

一夜春箫吹昼暖。天在水、煦风轻软。
高枝青鸟鸣新翠，引黄鹂声啾。

小槛临波春欲满。秋千荡、孩童竞逐，风鸢哨远。
浅茶闲院，看纤云舒卷。

鹧鸪天·夏至

悬壶阁/英国伦敦（加华笔会会员）



炎序已临晷极阳，蝉鸣高树叫声忙。
荷塘碧浪风吹袂，榴锦朱颜露染裳。
雨洒荡，竹荫凉，芳庭得饮半壶香。
凡尘幸有除烦处，心静方知化玉霜。

鹧鸪天·晚樱

秀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谷雨轻阴北山时，催人风暖试春迟。
东君再砌花盈处，彩蝶临轩斗一枝。
溪山水，树胭脂。连天芳草拥繁滋。
年年花发遥天照，瓣落乡愁片片飞。

五律·夏花盛放

花分霞色艳，幽馥丽姿端。
藤牵花眠架，石生山野安。
空明松柏悦，冷蕊露华寒。
莺过一声落，谁言岁又残？

望海潮·思父

赵钟鸣/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长堤凝素，残阳铺绮，金波万顷流霞。
归棹弄晴，轻舟载晚，参差远渚浮槎。
鸥鹭落平沙。见垂竿闲倚，笼蟹频查。
潮畔人家，拾珠俯背撷琼华。

凭临触景兴嗟。念乡湾旧浦，共捕鱼虾。
穿浪曲渊，搬罾浅汉，欢声漫拂芦花。
日暮簷儿斜。怅椿堂云杳，泪眼朦纱。
惟把清愁遥寄，沧海一杯茶。

五律 夏夜闲居

李伟民/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柳丝牵晚照，夏月洒清宵。
野岸蛙初噪，花池鲤自摇。
凉飈穿翠筱，疏影映平桥。
默坐烦襟净，悠然远俗嚣。

五绝 竹溪独坐

李伟民/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竹深藏野渡，心淡弃尘交。
碧水闻莺啭，空山听雨敲。

沁园春·柳湖春色

范让能/四川



丙午风光，夔道文江，春在柳湖。
正长廊晚月，莺啼暖树；茶香客座，艺冠鸿儒。
山带流云，水萦倩影，白鹤游踪看似无。
山林下，喜少男靓女，调侃亲疏。

天教游刃有余，引夔道南来入画图。
忆当年竹马，莘莘学子；而今白首，苒苒苍梧。
坡老情怀，杜陵沉郁，此际登临百病除。
春来也，掬一泓清水，洗净穹庐。

七绝·题鸥鹭平湖照

吴耀通/多伦多

鸥鹭平湖照影飞，辛勤觅食又迟归。
火烧天际连云艳，万顷波涛染夕辉。

晚秋（中国辽宁）律诗几首

五律 夏至



夏至暑炎天，荷香伴入眠。
庄苗拔节长，蔬菜绿茵鲜。
花卉竞开放，蝉虫争唱旋。
农夫挂锄乐，盛世太平年。

五律 小满

天炎趋暑热，麦谷灌浆时。
夏雨禾苗长，微风柳絮移。
红花绽园圃，绿蔓绕东篱。
百鸟林中唱，丰收报汝知。

七律 父亲节感怀

平时关注不留痕，淡写清描少语闻。
事业为先担大任，只身负重顶千斤。
男儿雄略藏心底，父爱情肠隐笑纹。
一旦家中风浪起，鸱鹏展翅锁狂云。

苏幕遮·忆78年赴考

孙宝忠/卡尔加里



暑方蒸，蝉正斗。赴考途中，汗浸青衫透。
一本残书常在袖。为跃龙门，不惧泥涂走。

岁更新，人渐瘦。四十余年，往事堪回首。
梦里习题灯影又。醒看孙儿，伏案如吾旧。

临江仙·卡城初夏飞雪

五月霜云吞朔野，飞琼乱打春芽。东君迷路客惊嗟。枫枝垂玉，雁阵咽汀葭。何处夏踪堪问取？薄衫难敌风斜。一冬不肯别天涯。弓河上下，雪浪没吾家。

五绝·锦绣天

张旦华/温哥华

粽香飘两岸，月影照团圆。
海峡祥光媚，中华锦绣天。

【新诗】

父亲

——写于父亲节到来之际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父亲节到了
父亲，您却走了

走进您的书房
坐上您的“太师椅”
往事在老相册里闪回
雨自眼中飘落

您一生淡泊
轻看名誉利益
叮嘱我们吃亏是福

您一生敬业
二十八岁成为一级教师
六十八岁才卸任高级工程师

在白卷英雄时代
家里旧报纸上
您的字迹力透纸背
“知识就是力量”

在学生眼里
您有如春风时雨
桃李天涯自芬芳

您是娘家唯一的男子汉
家的顶梁柱
默默支撑家的穹庐

那天您终于精疲力竭
犹如苍老的大树湓然倾倒
绿色寸寸抽离树的枝干
倾盆大雨也没把您唤起

此后与母亲视频的屏幕中
将再也找不到您的身影
往后余生，再也听不到
您的叮咛

父亲节又到了
父亲啊，再也见不到您

*初稿于 2023 年 6 月父亲节（同年 2 月父亲病故，吾回国陪伴母亲四个月），校
改于 2026 年 6 月父亲节。

父亲的颜色

胡发翔/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面对这个纷繁的尘世
掠过眼帘中斑斓的万物
我用心底抹不去的记忆
寻找属于父亲的色彩.....

父亲是蓝色的
因为那是天的颜色
天空中有父亲的理想
在浩瀚的蓝天中驰骋

父亲是绿色的
因为那是草的颜色
绿茵上
有父亲的谦和
在辽阔的原野上徜徉

父亲是青色的
因为那是大山的颜色
峦谷间
有父亲的品格
在崇山峻岭中挺拔

父亲是红色的
因为那是旭日的颜色
朝霞间
有父亲的情怀

在暖阳的光芒中延展

父亲是橙色的
因为那是秋的颜色
果实里
有父亲的血汗
把温馨的家园浇灌

父亲是紫色的
因为那是冷静的颜色
逆境中
有父亲的坚毅
带我跨越人生难关

父亲是无色的
因为那是空气的颜色
天地间有父亲的风范
在纷繁的尘世弥漫

父亲是透明的
因为那是水的颜色
流淌中有父亲的感叹
为一个家随遇而安

世上没有一种色彩
也没有一首诗
可以完美地描绘
我敬爱的父亲
像蓝天中的彩虹
不可替代

夏至的父亲节

红韵/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地球深吸一口气。
天空被撑薄，
蓝得几乎能够折叠。

树冠微微离地，
高楼微微离地，
百合和草叶
也跟着轻了一下。

花坛最矮的那朵万寿菊
踮起脚尖。

光还很年轻。
它跳进玻璃，
跳进叶脉，
跳进百合花心
那几粒橙色的火种。

白更白了。
黄开始发声。
紫红色羽穗一层层打开，
像有什么
正从植物内部试飞。

云层之上的迁徙

红韵/温哥华

飞机升空以后，
温哥华慢慢退成
一枚潮湿的词。

海岸线还在发亮。
港口像摊开的金属乐谱——
静候一次恢弘的演奏。
船只缓缓移动——
仿佛有人
在蓝色深处
挥手告别。

云开始出现。
先是一小团，
后来越来越多——
它们洁白、缓慢、沉默，
偶尔停下，
看人类迁徙：

从一个黄昏
飞往另一个黄昏；
从一种相遇
飞往另一种相遇。

从山里出走的河流
正把自己交给海洋。
浑浊与蔚蓝
彼此试探着融合。
两种命运
在边界处短暂犹豫。

农田一块一块铺开，
像地球反复修改过的草稿。
小镇蜷缩在海边，
道路细似掌纹。

——只有光是真的。

夕阳倾斜下来。

整个世界
宛若浸入融化的琥珀。
云层边缘
浮起金色的灰。

机翼伸进黑暗时，
我听见一种巨大的沉默——
仿佛天空内部
藏着另一片海洋。

整面玻璃墙亮起来。
云经过，
留下一道移动的水印。
风经过，
翻动看不见的书页。

广场中央，
世界杯的旗帜也悬在半空。
巴西的绿，
摩洛哥的红，
以及一面叫不出名字的蓝——
被同一阵风举起，
彼此并不翻译。

下午两点。
树影缩成一枚顿号。
钟摆垂着手。
蝉把空气反复擦拭，
直到发亮。

然后，
光悄无声息地撤退。
从玻璃，从叶脉，
从花瓣的褶皱——
退至根须，退至种子，

退至一本旧日记
泛黄的页边。

退至我抬头时
忽然湿润的眼睛。

六月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在六月漂泊
像一个睡不醒的梦
一羽纸鸢
断了线 扶摇云际
看不到人间

我是那个六月的丫丫
蹒跚得 摇摇晃晃
阳光 晒干了土地 如老叟
干裂的唇 却晒不死
吉他 弹拨月光
音乐流淌 滋润花香

天真揣着绿色 踢踢着
走在天边的路上 哼着曲儿
风一样单纯的快乐
从层层皱褶的笑容里 滑落

在六月漂泊
在斑驳的阒寂里寻觅
在无声的月夜里徜徉
呀呀低和 蛙语虫鸣 天地无绝

你和我
寻寻觅觅 溯遥远的四维空间
找回 有光洁额头的 六月

郁金香情

文质彬彬/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星光 在夜空闪烁
涛声划开 漫长的静默
远去了莱茵河的送别
隐约是 风车呜咽的嘱托
大洋彼岸的山谷
以深沉的爱 广博的胸怀
接纳远客的到来。

看到了白云蓝天
映衬着枫叶婆娑
经历了严寒雪霜
生存 是永不泯灭的圣火
向下扎根 向上突破
终于有了
真诚 高雅 绽放的新生活
蜂蝶也为我伴舞
空气盎然开朗 到处是
殷红翠绿 生机勃勃。

在含苞的时候
到凋谢的时候
没有遗憾和寂寞
串起心中的片片美好
随着秋千 让记忆徜徉
在春天里 在歌声中 任轻瓣飞过……

*2026.04

【译丛】

爹爹的挥手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Daddy's Waves

By Mingfu Liu



这是用泪墨写成的散文诗，以寄托作者对父亲的怀念。

那一年
我刚十八
要去外省买貂种
我挑着笼子
向汽车站走去
回头一望
您在轻轻地向我
挥手
我感觉到
您的牵挂

那一年
在加国卡城机场
送您回国
您向安检走去
转身回望
慢慢地举起手 向我
挥手
我感觉到

您的期盼

而这一次
刚刚送走了妈妈
您一下子变得
特别衰老
我起早启程回加国
您将我送到街门口
颤抖地举起了沉沉的手
向我挥动
我感觉到
您那充满痛苦的心

可怎会想到
这竟是您向我
最后一次
挥手

This prose poem is written with tears, in memory of the author's loving father.

That year,
I just turned eighteen.
I was going to a different province to buy breeding minks.
I carried a cage,
walked towards the bus station.
Looking back,
you were gently waving to me.
I felt
your concern.

That year,
at the airport in Calgary, Canada,
I was seeing you off to your homeland.
You walked through the security,
turned around,
slowly raised your hand, waving to me.
I felt
your expectation.

But this time,
a few days after Mama's pass on,
you suddenly became

exceedingly frail.
I set out early to return to Canada.
You walked me to the street gate.
Tremblingly you raised your heavy hand,
waved to me.
I felt
the pain in your heart.

I did not know at all
this turned out to be the last time
you waved to me.

和平，于他而言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诗人并不站在高处，
他常常坐在尘埃里，
听见人群之间
那些尚未说出的叹息。

当世界用喧嚣定义力量，
他却选择低声——
把锋利的词语磨钝，
让它们不再伤人，
而是慢慢靠近心跳。

和平，于他而言，
不是远方的旗帜，
不是被宣读的句子；
而是夜深时
仍愿为陌生人点亮的一盏灯。

他写下河流，
不是为了记住边界，
而是让水流继续向前；
他写下天空，
不是为了划分方向，
而是让飞鸟忘记归属。

有人说诗太轻，
托不起沉重的世界——
可正是这轻，
让灵魂不至坠落；

让人，在最深的裂缝里，
仍愿意仰望。

于是诗人一再书写：
用柔软抵达坚硬，
用寂静穿过喧嚣；
让语言长出白色的枝叶，
在每一处伤口之上，
悄悄覆盖，悄悄生长。

如果有一天，
仇恨忘记了来路，
或许正因为——
有人在无人处，
替世界守住了
那一点点，不肯熄灭的温柔。

Peace, To Him

By Judy (Canada)

A poet does not stand above the crowd
More often, he sits among the dust
listening to those sighs
that pass silently between people
still waiting to be spoken

When the world measures strength by noise
he chooses instead a quieter voice—
sanding down the sharp edges of words
until they no longer wound
but draw gently near
to the rhythm of a human heart

Peace, to him
is not a distant flag
nor a sentence recited aloud
It is a lamp
left burning late into the night
for someone he may never know

He writes of rivers
not to remember borders
but to let the water keep moving
He writes of the sky
not to divide directions
but to help birds forget
the need to belong

Some say poetry is too light
to carry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Yet it is precisely this lightness
that keeps the soul from falling
that allows a person
standing in the deepest fracture
to still lift their eyes upward

And so the poet writes again and again
using gentleness to reach what is hard
using silence to pass through noise
letting language grow white branches and leaves
that spread quietly
over every wound
covering
healing
growing

And if one day
hatred forgets the road that led it here
perhaps it will be because
someone, unseen
kept watch for the world
guarding that small spark
of tenderness
that refused to go out

送别诗人严力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您走了
猝然一瞬，诗
在纸上失去落款

风还在吹
月还在人间
《纽约一行》的灯火
轻照往昔书卷

从此
我们读诗的时候
也读到您
在更远的云水间
以星光为墨
写一阕人间未尽词

Farewell to Poet Yan Li

By Judy (Canada)

You are gone
in a sudden instant—poetry
loses its final signature on the page

The wind still blows
the moon remains in the human world
the lights of New York Line
softly illuminate old books

From this moment on
when we read poetry
we also read you
in a farther realm of clouds and water
You write with starlight as ink
a poem of unfinished human verses

竹

文/译：徐英才(美国)



它们长于同一片土地
含烟的山峰、映霞的田园
抑或雕栏砌玉的庭院

为何在奔赴霄汉的征途上
那些树
疤痕累累、盘桓虬曲
而它却
一剑贯天、直剖混沌
通体青澄、骨节铮铮
头顶，擎破亘古的穹魄
脚下，立起新生的族裔

它一定深知：
通天非一日之途，需以心空
方能破执见性，遇阻愈要节节向上
笔直非蛮力可及，需借禅韧
才得惊雷暗蓄，风过疏竹不留响
纵使风刀霜斧加身
亦以裂帛之声，回答苍茫

那些树，贪饮阳光
一有侧芽，便横生枝节
每道枝桠，皆成绞杀主干的枷锁

而它却，不急不躁
每进一步，便刻一道云纹
每立一寸，就展一件翠羽
待到千山暮雪时

它已把根，长成了龙的脊梁

大智——
韬锋芒于温润
化长势为韧劲
融成功入禅修
待到万木摧折时
唯它独特九霄听凤鸣

Bamboo

They rise from the same earth—
mist-veiled peaks, sunset-gilded fields,
or courtyards carved in stone and jade.

Yet on the ascent toward the heavens,
why do other trees
grow scarred and contorted, spiraling inward,
while bamboo alone
pierces the sky, cleaving through the primal void,
its body clear and green, each joint ringing true?
Above, it braces the ancient dome;
below, it lifts a newborn lineage through its roots.

It must have long understood:
the climb to heaven is never swift;
only an emptied heart can pierce illusion
meeting obstacles with resolve that climbs, joint by joint.
Straightness comes not from force, but from a quiet resilience——
holding thunder in silence,
letting the winds pass through without a trace.
Even when struck by blades of wind and axes of frost,
it answers the vastness with the sound of torn silk.

Other trees greedily thirst for sunlight——
each bud rushes to sprawl into tangled branches,
every bough a shackle tightening on the trunk.

But bamboo, unhurried,
each upward ring inscribes a cloud-line,
each new height unfurls a feather of green.
By the time twilight snow settles on the thousand hills,

its roots have lengthened into the backbone of a dragon.

Such is great wisdom—
concealing edge within gentleness,
transforming growth into resilient strength,
letting triumph dissolve into Zen meditation.
And when ten thousand trees lie shattered,
it alone stands in the highest winds, listening for the phoenix.

威廉·布莱克英诗中译

作者: William Blake

出处: Songs of Experience

翻译: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A Poison Tree

I was angry with my friend;
I told my wrath, my wrath did end.
I was angry with my foe:
I told it not, my wrath did grow.

And I watered it in fears,
Night & morning with my tears:
And I sunned it with smiles,
And with soft deceitful wiles.

And it grew both day and night.
Till it bore an apple bright.
And my foe beheld it shine,
And he knew that it was mine.

And into my garden stole,
When the night had veiled the pole;
In the morning glad I see;
My foe outstretched beneath the tree.

毒树

我曾生过朋友的气；
火发出来，气就消了。
我曾生仇敌的气；
压抑了愤怒，却憋得愈来愈大。

我用恐惧，
泪水日夜浇灌；
用微笑，
柔软骗术使之沐浴阳光。

它日夜逐渐长大。
直到结出一个鲜亮的苹果。
我的敌人看见它闪光，
他知道是我种的。

夜幕于天边降临，
他潜入我的果园；
清晨我欣喜地看到；
敌人躺倒在树下。

The Sick Rose

O Rose thou art sick.
The invisible worm
That flies in the night
In the howling storm

Has found out thy bed
Of crimson joy,
And his dark secret love
Does thy life destroy.

病玫瑰

啊，玫瑰病了
隐形蠕虫
在咆哮的

暴风雨之夜飞来

发现了你的床
绯红的喜悦
他那黑暗秘密的爱
毁了你的一生

Love' s Secret

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
For the gentle wind does move
Silently, invisibly.

I told my love, I told my love,
I told her all my heart;
Trembling, cold, in ghastly fears,
Ah! she did depart!

Soon as she was gone from me,
A traveller came by,
Silently, invisibly
He took her with a sigh.

爱的秘密

绝不要说出你的爱，
诚然是真实地；
轻柔的风悄无声息地
就能把它吹动。

我说出了我的爱，说出来了；
全盘托出我的心；
颤抖着、冷酷地、于恐惧中，
啊！她真地离开了！

她离开之际，
一位来着悄无声息地
叹息着说：
“唉！我把她带走了。”

【诵读】

绿 荫

作者、诵读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绿荫如伞
风雨被拒千里之外
孩子的微笑如同阳光灿烂
眼中折射出求知的光芒

墨染书页
志满天下
挣脱了伞的遮盖
世界在脚下

回首绿荫
叶子渐黯淡
秋意微凉
无力追赶奔跑的影子

风送叮咛
跨越山海
飘雪的日子
温暖心房

最后一片叶子
不舍中飘落
凝望着远方的思念
远方
落泪如雨



诵读链条：

245995e1421931af75ec5ce21f5b4f8c_2310496605882037355_m(1).m4a

春天提起你

作者：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诵读：吴彤/温哥华

吴彤简介：加拿大温哥华吴彤庆典策划有限公司总裁
温哥华著名金牌主持人、活动策划人 加拿大东北同乡总会会长



春天提起你
像风翻开一封旧信
字里行间，留着指尖的余温

阳光在你的眼里种下一片桃花
我走向你，像一粒漂泊的种子
等待一场雨

新闻说，你还记得我
可思念不是热搜
不是几句仓促的话，便能抚平时光的皱褶

只是夜深时，
温哥华的风仍会问：
你是否偶尔想起，那年春天
和那朵盛开在故事里的玫瑰

诵读链条：

https://tv.sohu.com/v/dXMvMzg0MjE1NzA3LzcyNjQ2OTE1OS5zaHRtbA==.html?channeled=1211160001&mTrack=0&sf_cv=10.2.52&vid=726469159&sf_pro=1&e=k8nfJ0Rts0AaruyWxyTTUA==&sf_mtype=3&wx=0&sf_atype=apps

母亲手中的那根粽绳

作者、诵读 胡发翔/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嘉兴的水，总是浸润着五月的箬叶，
那是母亲的故乡在岁月中，泛起的青翠。

我闭上眼，
又浮现您坐在堂前的影像，
那是记忆里，最安静的一抹时光。

每逢端午时节，
您都亲手为我包着一枚枚粽子，
那剔透的绿、润泽的光，
像极了一颗颗刚从湖底捞起的翡翠，
它包裹着莹润的糯米，
也包裹着您一生的善良。

我最痴迷的，是那根在您手中优雅飞舞的粽绳。
它像一根纤细的琴弦，
轻盈地拨动着全家人的欢畅

那一刻，您包裹的何止是一枚香粽？
您是在用一根深情的粽绳，
一圈一圈，缝合着日子的空隙，
更系紧了一个家最希冀的模样。

勒进碧色深处的，是生活的坚韧；
留在绳结里的，是母爱的光芒。

今又端午，
箬叶依旧清香
可那根系住翡翠的长线，
却紧紧地牵挂着岁月的过往。

今天，我学着您的模样，
试图重温这份念想，
却发现，您那优雅的缠绕，
竟是我余生里，再也无法复刻的牵绊。

母亲，我想对您说，
家传的这颗“翡翠”我一直珍藏。
而那根系着它的粽绳，
我会一生，萦绕在心上。

2026 端午

诵读链条：

https://m.tv.sohu.com/sugs/sv726470788.shtml?e=chokl5Po6F9CXKKHgb0pjw%3D%3D&mTrack=0&sf_pro=1&sf_atype=apps&sf_mtype=3&sf_cv=10.2.52&channel=1211160001

致大海

作者:普希金 诵读:赵淑香/温哥华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最后一次了，在我眼前
你的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
你的骄傲的美闪烁壮观。
仿佛友人的忧郁的絮语，
仿佛他别离一刻的招呼，
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
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
你在期待，呼唤……我却被缚住，
我的心徒然想要挣脱开，
是更强烈的热情把我魅惑，
我只得留在这岸旁。
在你的荒漠之中，有一样东西
它曾使我的心灵震惊：
那是一处峭岩，一座光荣的坟墓……
在那儿，沉浸在寒冷的睡梦中的，
是一些威严的回忆：
拿破仑就在那儿消亡。

诵读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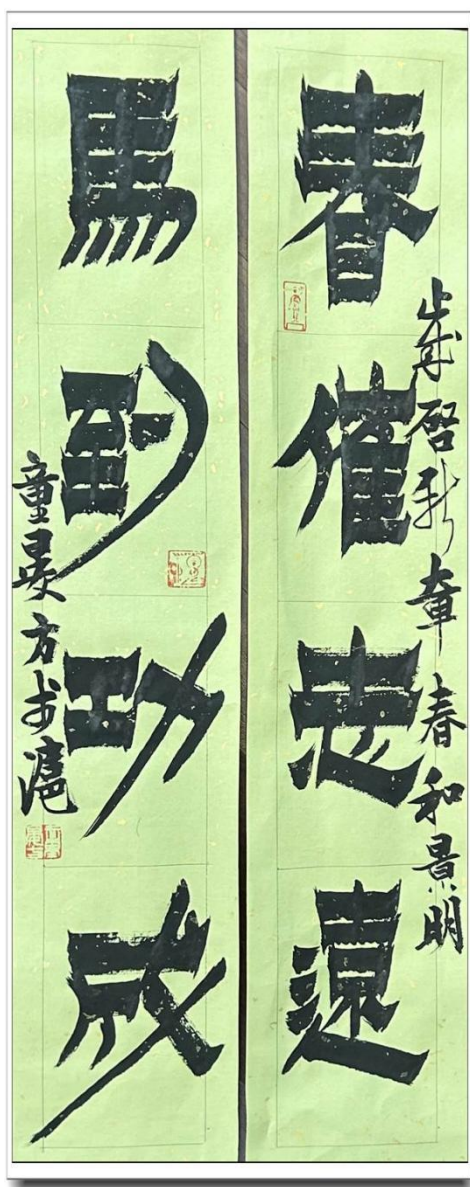


245995e1421931af75ec5ce21f5b4f8c_8161065528694876505_m.mp3

【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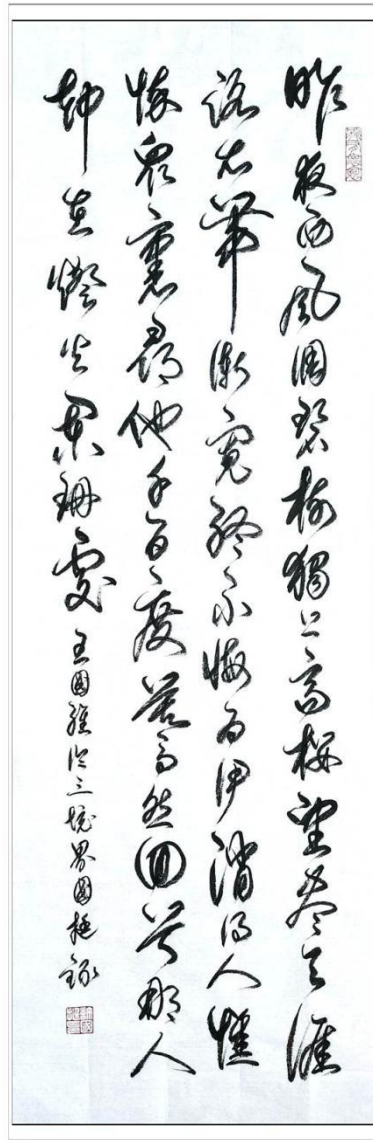
聯書：春催志遠 馬到功成

童晏方/中國·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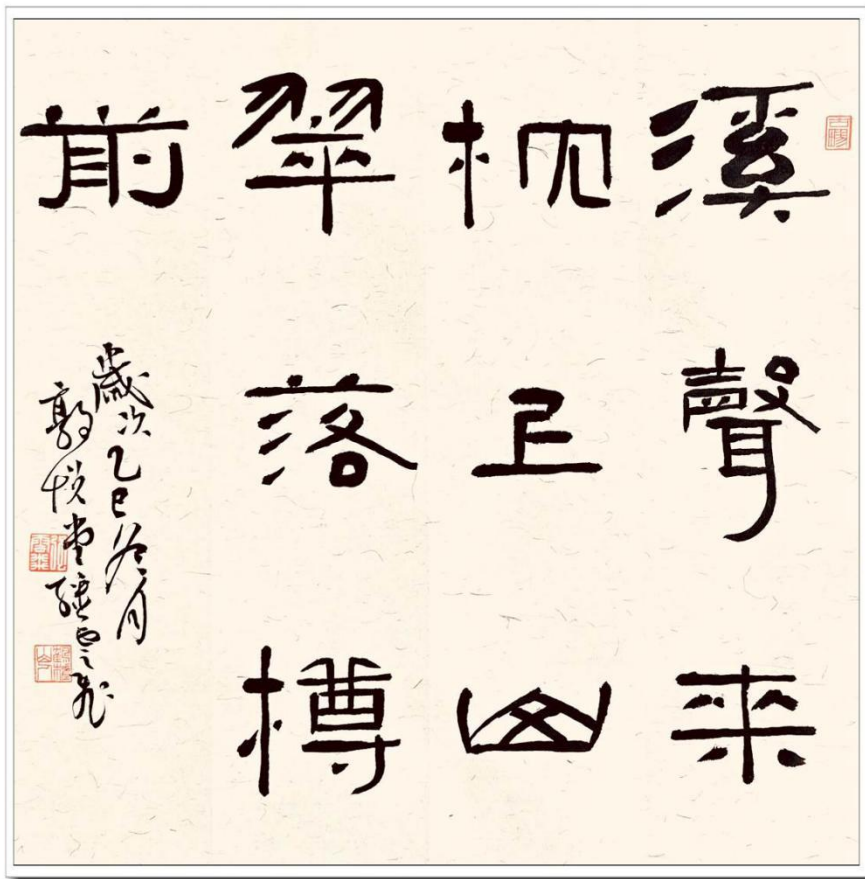
王國維《論三境界》

許國挺/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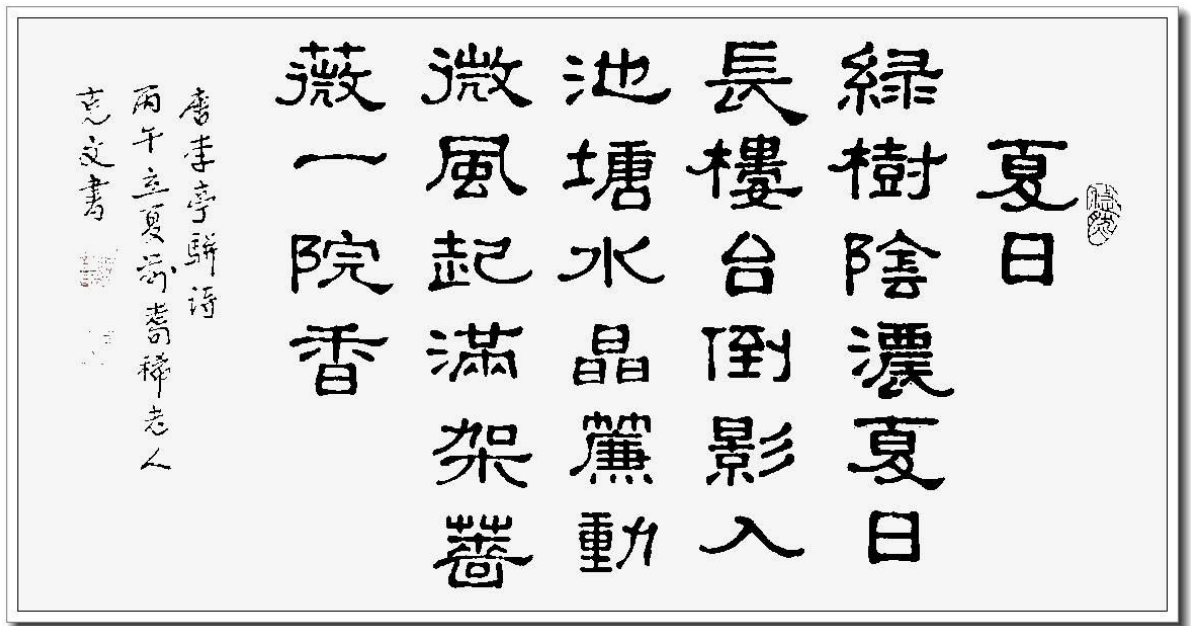
隸書：溪聲·山萃

強雲飛/溫哥華



隸書：唐·高駢《山亭夏日》

王克文/溫哥華



夏日



綠樹陰濃夏日

長樓台倒影入

池塘水晶簾動

微風起滿架薔

薇一院香

唐李亭駢詩

丙午立夏高駢詩老人

克文書



聯書《風清月朗 茶韻書香》

孫雪峰/溫哥華



自錄彈詞開篇《元夕·尋她》

黃東山/溫哥華



東風夜放樹千峇吹落星辰似雨紗
寶馬香車行一路魚龍漫舞映韶華
元夕夜樂無涯玉鳳銀簫伴月斜
笙歌徹夜競喧嘩粉娥彩飾妝容女
笑語翩躚璨若霞一瞥驚鴻獨傾她
倩影移入繁華人潮動隱嬌娃
欲逐芳踪半步差錯失嬌娃亂似麻
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間闌珊下
淺靨含羞嬌似峇正是傾心獨識意中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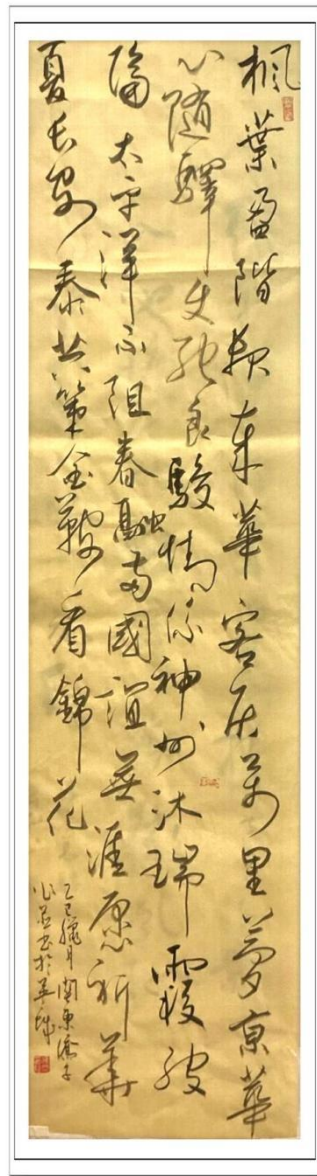
自錄彈詞開篇元夕·尋她改編自辛弃疾
青玉案·元夕詞意丙午二月廿六於吳江松陵

黃東山



行草：自作詩《楓葉盈階》

傅剛/溫哥華



扇面書法 《午福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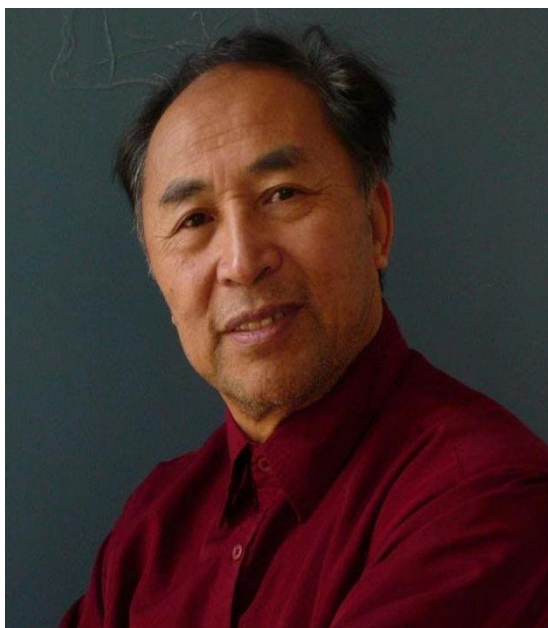
古中/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绘画】

复旦浮雕今安在

程樹人/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程樹人作品：《復旦浮雕今安在？》

復旦浮雕今安在？

" 太阳从我们手中升起 " —— 復旦大學含義

1987 年建築家蔣智元邀請我為復旦大學新建教學大樓做浮雕創作。我們以前合作過，他為我的聶耳紀念碑設計了基座，深受好評。

此次狀況是正門上方門楣有比較大篇幅，左右兩側各有兩塊相對小一點的篇幅。我設計了五個內容，中間的主要內容肯定是以復旦為主題，構思兩端男學生女學生伸出手托起太陽！光明從我們手中升起，這就是復旦！兩側順序有法律與偵破，歷史與考古，文學與藝術，政治與經濟。

我的凹凸風格浮雕是吸收了版畫的黑白強烈反差對比處理，這是在浮雕藝術上的小創新。

近 40 年了，不知道今天的復旦大學教學樓還在不在？

2026. 6. 16 後記

小天鵝

李天行/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李天行作品：《小天鵝》水彩，11 X 15”

《画中有话》

这是在本那比市当绘画导师时画的。沙玻特艺术中心可能是全大温哥华最完备的社区中心，除了美术、音乐、舞蹈的各种不同门类，还有陶瓷、表演、写作、电影等等的学习班。

一位芭蕾舞演员充当模特让我们写生，她做各种姿态，5分钟、10分钟，这个是最长的，30分钟。不是所有的速写都能画得好的，这是比较满意的一张。后来中心的另一个老师把它买去了。

萬馬齊喑嘯捲天

劉德/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萬馬奔

晴喇捲

白龍

纏繞

駕長

川

馬奔

車海

龍王

安年

里無

錦

隆巨

洪辛

丑近甲

秋於空

博壯字

萬雲作畫題



劉德作畫、配詩：萬馬齊喑嘯捲天

萬馬齊喑嘯捲天，離纜脫轡駕長川。
為奔東海龍王宴，千里無辭墜巨淵。

雲深不知處

陸鶴山/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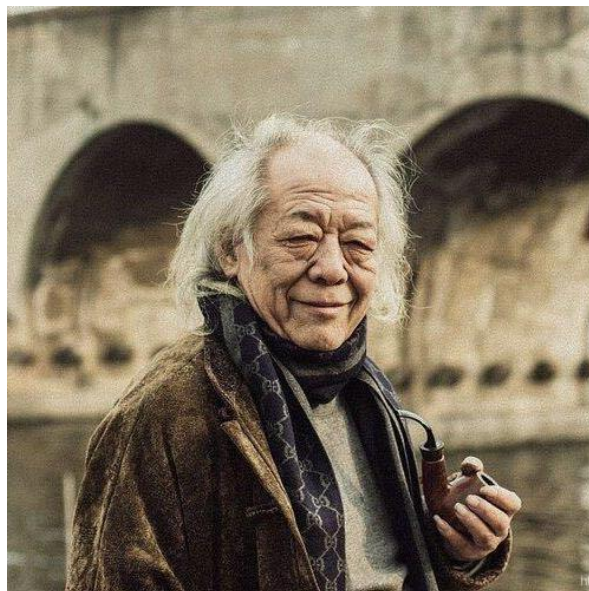




听
雨
楼
山
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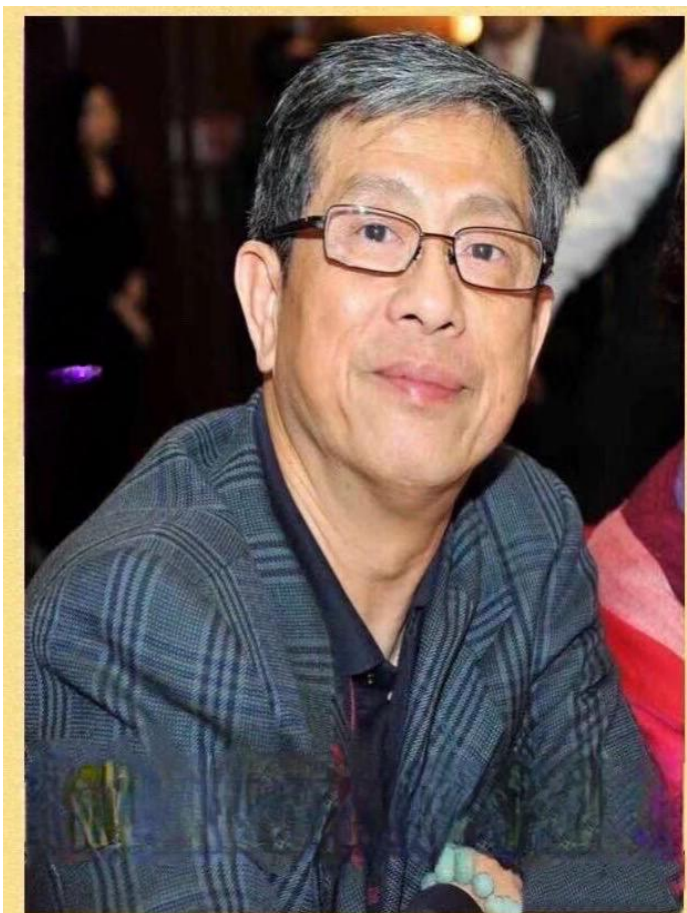
一多兩少黃金月

李冰奇/山東



一多兩少 留金月 錫在五自及
事多 枇杷 漸多 葉漸少
留下 洋海 居人 說
冰之 轉墨 畫





著名画家吴荣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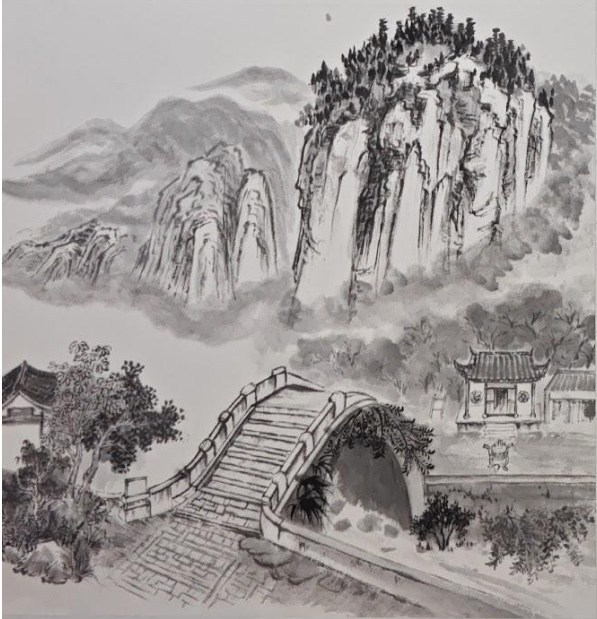


吴荣添作品：《又逢金秋》

四明秋韻

鄭亞兒/浙江





鄭亞兒畫作：《四明秋韻》

題《四明秋韻》

文/聽雪齋主

柿影依依帶晚晴，石橋流水自無聲。

四明山色描難盡，卻在鄉心深處生。

秋實

何小月/浙江





何小月作品：《秋實》

题《秋实》图

文/蘆卉

榴实染清秋，灵禽立翠柔。

挥毫藏雅趣，新秀笔风流。

观《秋实图》赠小月

文/蘆卉

石榴凝露坠疏枝，双鹊临风报好时。

淡墨轻铺秋意满，丹青妙笔见才思。

粒粒金丸垂枝頭

田青/山東





粒金丸
金枝節
乙丑年
田青月

